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览本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卷六十一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御纂朱子全書卷六十一

歷代一

唐虞三代

堯舜在湯武時還做湯武事否曰堯舜且做堯舜看湯武且做湯武看看得其心分明自見得

堯舜之禪授湯武之征伐分明有優劣不同却要都回護教一般少間便説不行且如孔子謂韶盡美矣又

盡善也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分明是武王不及舜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武王勝殷殺紂分明是不及文王泰伯三以天下讓其可謂至德也矣分明太王有翦商之志是太王不及泰伯蓋天下有萬世不易之常理又有權一時之變者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此常理也有不得已處即是變也然畢竟還那常理底是今却要以變來壓著那常底説少間只見説不行説不通了若是以常人去比聖賢則説是

與不是不得若以聖賢比聖賢則自有是與不是處

須與他分箇優劣今若隱避回互不說亦不可又云

如可與立可與權若能可與立時固是好然有不得

已處只得用權蓋用權是聖人不得已處那裏是聖

人要如此又問堯舜揖遜雖是盛德亦是不得已否

曰然

湯武之征伐只知一意惻怛救民而已不知其他

問武未盡善曰若不見得他性之反之不同處又豈所

謂聞其樂而知其德乎舜與武王固不待論今且論湯武則其反之至與未至雖非後學所敢議然細讀其書恐亦不待聞樂而知之也請問曰以書觀之湯畢竟反之工夫極細密但以仲虺稱湯處觀之如以禮制心以義制事等語又自謂有慚德覺見不是往往自此益去加功如武王大故踈其數紂之罪辭氣暴厲如湯便都不如此以上語類四條

舜紀所論三事其一許由者是已然當全載史遷本語

以該卞隨務光之流不當但斥一許由而已也然太
史公又言箕山之上有許由冢則又明其實有是人
亦當世之高士但無堯讓之事耳此其曲折之意蘇
子亦有所未及也其一瞽象殺舜蓋不可知其有無
令但當知舜之負罪引慝號泣怨慕象憂亦憂象喜
亦喜與夫小杖則受大杖則走父母欲使之未嘗不
在側欲求殺之則不可得而已耳不必深辯瞽象殺
舜之有無也其一舜禹避朱均而天下歸之則蘇子

慮其避之足以致天下之逆至益避啓而天下歸啓則蘇子又譏其避之為不度而無恥於是凡孟子史遷之所傳者皆以為誕妄而不之信令固未暇質其有無然蘇子之所以為說者類皆以世俗不誠之心度聖賢則不可以不之辯也聖賢之心淡然無欲豈有取天下之意哉顧辭讓之發則有根於所性而不能已者苟非所據則雖卮酒豆肉猶知避之況乎秉權據重而天下有歸已之勢則亦安能無所惕然於

中而不遠引以避之哉避之而彼不吾釋則不獲已而受之何病於逆避之而幸其見舍則固得吾本心之所欲而又何恥焉惟不避而强取之乃為逆偃然當之而彼不吾歸乃可恥耳如蘇子之言則是凡世之為辭讓者皆陰欲取之而陽為遜避是以其言反於事實至於如此而不自知其非也舜禹之事世固不以為疑令不復論至益之事則亦有不能無惑於其說者殊不知若太甲賢而伊尹告歸成王冠而周

公還政宣王有志而共和罷此類多矣當行而行當止而止而又何恥焉蘇子蓋賢共伯而尚何疑於益哉若曰受人之寄則當遂有之而不可歸歸之則為不度而無恥則是王莽曹操司馬懿父子之心而楊堅夫婦所謂騎虎之勢也乃欲以是而語聖賢之事其亦誤矣古史餘論

以伊尹為天民蓋以其事言之如耕莘應聘之事即分明見得有此踪跡也治亦進亂亦進是指五就湯五

就桀而言乃是就湯之後以湯之心為心非不待可行而遽行之謂也傅說是大賢比伊尹須少貶其見可而後行雖同但所以行者或不及耳周孔又高直是正已而物正之事可行而行亦有所不足道矣〈呇馮〉

作庸

文王之事紂惟知以臣事君而已都不見其他玆其所以為至德也若謂三分天下紂尚有其一未忍輕去臣位以商之先王德澤未忘厯數未終紂惡未甚聖

人若之何而取之則是文王之事紂非其本心蓋有不得已焉耳若是則安得謂之至德哉至於武王之伐紂觀政於商亦豈有取之之心而紂罔有悛心武王灼見天命人心之歸已也不得不順而應之故曰予弗順天厥罪惟均以此觀之足見武王之伐紂順乎天而應乎人無可疑矣

以上文集三條

范伯崇○以

春秋

周自東遷之後王室益弱畿內疆土皆為世臣據襲莫

可誰何而畿外土地亦皆為諸侯爭據天子雖欲分封而不可得如封鄭桓公都是先用計指射鄶地罔而取之亦是無討土地處此後王室子孫豈復有疆土分封某嘗以為郡縣之事已萌於此矣至秦時是事勢窮極去不得了必須如此做也

楚地最廣今之襄漢皆是儘是强大齊晉若不更伯楚必吞周而有天下緣他極强大所以齊桓晉文責之皆是沒緊要底事桓公豈不欲將僭王猾夏之事責

之但恐無收殺故只得如此至如晉文城濮之戰依舊委曲還他許多禮數亦如桓公之意然此處亦足以見先王不忍戕民之意未泯也設使桓文所以責之者不少假借他定不肯服兵連禍結何時而已到得戰國斬首動是數萬無復先王之意矣

管仲内政士鄉十五乃戰士也所以教之孝悌忠信尊君親上之義夫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故雖霸者之道亦必如此

問晉伐原以示信大蒐以示禮此是信禮否曰此是假禮信之名以欺人欲舉而用之非誠心也如湯之於葛葛云無以供粢盛湯使亳衆往為之耕葛云無以供犧牲湯使人遺之牛羊至於不得已而後征之非是以此餌之而圖以殺之也又云司馬遷云文王之治岐耕者九一仕者世禄皆是降陰德以分紂之天下不知文王之心誠於為民者若此又云漢高祖取天下所謂仁義者豈有誠心哉其意本謂項羽背約

及到新城遇三老董公遮道之言方假此之名以正彼之罪所謂縞素發喪之舉其意何在似此之謀看當時未必不是欲項羽殺之而後罪之也

因論甯武子義剛言春秋時識義理者多曰也是那時多世臣君臣之分密其情自不能相舍非是皆曉義理古時君臣都易得相親天下有天下之君臣一國有一國之君臣一家有一家之君臣自秦漢以來便都遼絶今世如士人猶略知有君臣之分若是田夫

去京師動數千里他曉得甚麼君臣

子升問伍子胥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謂之亂臣賊子亦未可又問還是以其出亡在外而言亦可以為通論否曰古人自有這般事如不為舊君服之義可見後世天下一家事體又别然亦以其出亡之故若曾臣事之亦不可也又問父死非其罪子亦可仕否曰不可孫曾如何曰世數漸遠終是漸輕亦有可仕之理但不仕者正也可仕者權也

越都會稽土地只如今潤狹後幷吳了却移都平江亦
名會稽秦後於平江立會稽郡吳越國勢人物亦不
爭多越尚著許多氣力今敵何止於吳所以圖之者
又不及越如何濟事今做時亦須著喫些艱辛如越
始得范蠡文種未是難二人皆在越籠絡中此是難
其在紹興想像越當時事亦自快人越止一小國當
時亦未甚大段富貴在越自克如此亦未是難事然
自越之後後來不曾見更有一人似之信立事之難

也以上語類七條

戰國

義剛論田子方貧賤驕人之說雖能折子擊卻非知道者之言不成我貧賤便可淩人此豈忘乎貧賤富貴者哉陳仲亨不以為然次日請問先生曰他是為子擊語意而發但子方卻別有箇意思他後面說言不用行不合則納履而去此是說我只是貧賤不肯自詘說大人則藐之孟子也如此說雖曰聖人無小大

無敢慢不肯如此說但視那為富貴權勢所移者有
間矣聖人氣象固不如此若大賢以下則未免如是
陳仲亨問合從便不便曰温公是說合從為六國之便
觀當時合從時泰也是懼蓋天下盡合為一而秦獨
守關中一片子地也未是長策但他幾箇心難一如
何有箇人兜攬得他也是難這箇却須是如孟子之
說方得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人皆引領而望
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為政於天下孟子

只是責辦於己設使當時有仁政則如大旱之望雲霓民自歸之秦雖强亦無如我何義剛問蘇秦激怒張儀如秦人皆說他術高切以為正是失策處曰某謂未必有此事所謂激怒者只是蘇秦當時做得稱意後去欺那張儀而今若說是蘇秦怕秦來敗從所以激張儀入秦庶秦不來敗從那張儀與你有甚人情這只是蘇秦之徒見他做倒了這一著後粧點出此事來謾人

趙武靈王也是有英氣所以做得恁地也縁是他肚裏事會恁地做得但他不合只倚這些子如後來立後一乖也是心不正後感召得這般事來

問樂毅伐齊文中子以為善藏其用東坡則責其不合妄效王者事業以取敗二說孰是曰這是他們愛去立說後都不去考教子細這只是那田單會守後不奈他何當時樂毅自是兼秦魏之師又因人怨湣王之暴故一旦下齊七十餘城及既殺了湣王則人心

自是休了他又怕那三國來分他底連忙發遣了他以燕之力量也只做得恁地樂毅也只是戰國之士又何嘗是王者之師他當時也恣意去鹵掠正如孟子所謂毀其宗廟遷其重器不過如此舉措他當時那㸃也去扛得來他豈是不要他底但是田單與他皆會兩箇相遇智勇相角至相持三年便是樂毅也煞費氣力及騎刧用則是大段無能後被田單使一箇小術數子便乘勢殺將去便是國不可以無人如

齊但有一田單盡死節恁地守便不奈他何

常先難而後易不然則難將至矣如樂毅用事始常懼

難乃心謹畏不敢忽易故戰則雖大國堅城無有不

破者及至勝則自驕膽大而恃兵强因去攻二城亦

攻不下

義剛曰藺相如其始能勇於制秦其終能和以待廉頗

可謂賢矣但以義剛觀之使相如能以待廉之術待

秦乃為善謀蓋柔乃能制剛弱乃能勝强今乃欲以

匹夫之勇持區區之趙而鬬强秦若秦奮其虎狼之威將何以處之今能使秦不加兵者特幸而成事耳先生曰子由有一段說大故取他說他不是戰國之士此說也太過其實他只是戰國之士龜山亦有一說大槩與公說相似說相如不合要與秦爭那璧要之恁地說也不得和氏璧也是趙國相傳以此為寶若當時驟然被人將去則國勢也解不振古人傳國皆以寶玉之屬為重若子孫不能謹守便是不孝當

時秦也是强但相如也是料得秦不敢殺他後方恁地做戰國時如此等也多黄歇取楚太子也是如此當時被他取了秦也不曾做聲只恁休了

春秋時相殺甚者若相駡然長平坑殺四十萬人史過言不足信敗則有之若謂之盡坑四十萬人將幾多所在又趙卒都是百戰之士豈有四十萬人肯束手受死決不可信又謂秦十五年不敢出兵窺山東之類何嘗有此等事皆史之溢言以上語類七條

秦

問關中形勝周用以興到得後來秦又用以興曰此亦在人做當春秋時秦亦為齊晉所軋不得伸到戰國時六國又皆以夷狄擯之使不得與中國會盟及孝公因此發憤致得商鞅而用之遂以强大後來又得惠文武昭襄皆是會做底故相繼做起來若其間有一二君昏庸則依舊做壞了以此見得形勝也須是要人相副因言昭王因范雎傾穰侯之故却盡收得

許多權柄秦遂益强豈不是會

商鞅先以帝王說孝公此只是大拍頭揮他底他知孝公必不能用得這說話且說這大話了却放出那本色底來

仲亨問開阡陌曰阡陌便是井田陌百也阡千也東西曰阡南北曰陌或謂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未知孰是但却是一箇横一箇直耳如百夫有遂遂上有涂這便是陌若是十箇涂恁地直在横頭又作一大溝謂

之洫洫上有路這便是阡阡陌只是疆界自阡陌之外有空地則只恁地閑在那裏所以先王要如此者也只是要正其疆界怕人相侵互而今商鞅却開破了遇可做田處便墾作田更不要恁地齊整這開字非開創之開乃開闢之開蔡澤傳曰破壞井田決裂阡陌觀此可見這兩句自是合掌說後人皆不曉唐時却說寛鄉為井田狹鄉為阡陌

伯恭言秦變法後世雖屢更數易終不出秦如何曰此

意好但使伯恭為相果能盡用三代法度否問後有聖賢者出如何曰必須别有規模不用前人硬本子

黄仁卿問自秦始皇變法之後後世人君皆不能易之何也曰秦之法盡是尊君卑臣之事所以後世不肯變且如三皇稱皇五帝稱帝三王稱王秦則兼皇帝之號只此一事後世如何肯變又問賈生仁義攻守之說恐秦如此亦難以仁義守之曰他若延得數十年亦可扶持整頓只是犯衆怒多下面逼得來緊所

以不旋踵而亡如三皇五帝三王以來皆以封建治天下秦一切掃除不留種子秦視六國之君如坑嬰兒今年捉一人明年捉兩人絶滅都盡所以犯天下衆怒當時但聞秦字不問智愚男女盡要起而亡之更阻遏他不住以上語類五條

西漢

大亂之後易治戰國嬴秦漢初是也

周太繁密秦人盡掃了所以賈誼謂秦專用苟簡自恣

之行太史公董仲舒論漢事皆欲用夏之忠不知漢初承秦掃去許多繁文已是質了

或問高祖為義帝發喪是詐後如何却成事曰只緣當時人和詐也無如五伯假之亦是諸侯皆不能假故也

問養虎自遺患事張良當時若放過恐大事去矣如何曰若只計利害即無事可言者當時若放過未取亦不出三年耳問機會之來間不容髮況沛公素無以

繫豪傑之心放過即事未可知曰若要做此事先來便莫與項羽講解既已約和即不可為矣大抵張良多陰謀如入關之初賂秦將之為賈人者此類甚多

問伊川却許以有儒者氣象豈以出處之際可觀耶曰為韓報仇事亦是是為君父報仇

或問太史公書項籍垓下之敗實被韓信布得陣好是以一敗而竟斃曰不特此耳自韓信左取燕齊趙魏右取九江英布收大司馬周殷而羽漸困於中而手

足日蹙則不待垓下之敗而其大勢蓋已不勝漢矣

伯豐因問善家令言尊太公事曰此等處高祖自是理

會不得但他見太公擁篲心却不安然如尊太公事

亦古所未有耳

嘗欲寫出蕭何韓信初見高祖時一段鄧禹初見光武

時一段武侯初見先主時一段將這數段語及王朴

平邊策編為一卷

唐子西云自漢而下惟有子房孔明耳而子房尚黃老

孔明喜申韓也說得好子房分明是得老子之術其處已謀人皆是孔明手寫申韓之書以授後主而治國以嚴皆此意也問邵子云智哉留侯善藏其用如何曰只燒絕棧道其意自在韓而不在漢及韓滅無所歸乃始歸漢則其事可見矣

問南軒嘗對上論韓信諸葛之兵異曰韓都是詭詐無狀

叔孫通為綿蕝之儀其效至於羣臣震恐無敢喧嘩失

禮者比之三代燕享羣臣氣象便大不同蓋只是春
人尊君卑臣之法
齊魯二生之不至亦是見得如此未必能傳孔孟之道
只是他深知叔孫通之為人不肯從他耳
漢之四皓元稹嘗有詩譏之意謂楚漢爭紛却不出只
為吕氏以幣招之便出來只定得一箇惠帝結裏小
了然觀四皓恐不是儒者只是智謀之士
伯豐問四皓是如何人品曰是時人才都没理會學術

權謀混為一區如安期生蒯通葢公之徒皆合做一處四皓想只是箇權謀之士觀其對高祖言語重如願為太子死亦脅之之意又問高祖欲易太子想亦是知惠帝人才不能負荷曰固是然便立如意亦了不得葢題目不正諸將大臣不心服到後來呂氏横做了八年人心方憤悶不平故大臣誅諸呂之際因得以誅少帝史謂大臣陰謀以少帝非惠帝子意亦可見少帝畢竟是呂氏黨不容不誅耳

三代以下漢之文帝可謂恭儉之主

文帝學申韓刑名黄老清静亦甚雜但是天資素高故所為多近厚至景帝以刻薄之資又輔以慘刻之學故所為不如文帝班固謂漢言文景者亦只是養民一節略同亦如周云成康康亦無大好處

文帝曉事景帝不曉事

問文帝問陳平錢穀刑獄之數而平不對乃述所謂宰相之職或以為錢穀刑獄一得其理則陰陽和萬物

遂而斯民得其所矣宰相之職莫大於是惜乎平之不知此也曰平之所言乃宰相之體此之所論亦是一說但欲執此以廢彼則非也要之相得人則百官各得其職擇一戸部尚書則錢穀何患不治而刑部得人則獄事亦清平矣昔魏文侯與田子方飲文侯曰鐘聲不比乎左高田子方笑文侯曰何笑子方曰臣聞之君明樂官不明樂音今君審於音臣恐其聾於官也陳平之意亦猶是爾蓋知音而不知人則瞽

者之職爾知人則音雖不知而所謂樂者固無失也

本朝韓魏公為相或謂公之德業無愧古人但文章有所不逮公曰某為相歐陽永叔為翰林學士天下之文章莫大乎是由今觀之要說他自不識安能知歐陽永叔也得但他偶然自知亦奈他何

問周亞夫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不知是否曰此軍法又問大凡為將之道首當使軍中尊君親上若徒知有將而不知有君則將皆亞夫固無害也設有

姦將一萌非意則軍中之人豈容不知有君曰若說到反時更無說凡天子命將既付以一軍只當守法且如朝廷下州縣取一件公事亦須知州知縣肯放方可發去不然豈可輒易也

問不疑誣金事徐節孝以金還人曰初也須與他至誠說是無看如何他人解便休若是硬執只得還他若皆不與之解說人才誣便還則是以不善與人而自為善其心有病矣

文帝便是善人武帝却有狂底氣象陸子靜省試策說武帝强文帝其論雖偏亦有此理文帝資質雖美然安於此而已其曰卑之無甚高論令今可行題目只如此先王之道情願不要去做只循循自守武帝病痛固多然天資高志向大足以有為使合下便得箇真儒輔佐豈不大有可觀惜乎無真儒輔佐不能勝其多欲之私做從那邊去了

文帝雖只此然亦不是胷中無底觀與賈誼夜半前席

之事則其論說甚多誼蓋皆與帝背者帝只是應將去誼雖說得如厝火薪下之類如此之急帝觀之亦未見如此又云彼自見得當時之治亦且得安靜不可撓

武帝做事好揀好名目如欲逞兵立威必曰高皇帝遺我平城之憂若果以此為恥則須脩文德以來之何用窮兵黷武驅中國生民於沙漠之外以嘗鋒鏑之慘

問霍光廢昌邑是否曰是使太甲終不明伊尹如之何

曰亦有道理

或問霍光不負社稷而終有許后之事馬援以口過戒子孫而他日有裹屍之禍先生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取人之善為已師法不當如此論也

問宣帝雜王伯之說曰須曉得如何是王如何是伯方可論此宣帝也不識王伯只是把寬慈底便喚做王嚴酷底便喚做伯明道王伯劄子說得後自古論王

伯至此無餘緼矣

韓延壽傳云以期會為大事某舊讀漢書合下便喜他這一句直卿曰敬事而信也是這意曰然

正淳論二疏不合徒享爵位而去又不合不薦引剛直之士代已輔導太子先生曰疏廣父子亦不必苛責之雖未盡出處之正然在當時親見元帝懦弱不可輔導他只得去亦是避禍而已觀渠自云不去懼貽後悔亦自是省事恬退底世間自有此等人他性自

恬退又見得如此只得去若不去蕭望之便是樣子望之即剛直之士又問如何不以告宣帝或思所以救之曰若是恁地越不能得去便做告與宣帝教宣帝待如何

先生因言嘗見一人云匡衡做得相業全然不是只是所上疏議論甚好恐是收得好懷挾又云如荅淮陽王求史遷書其辭甚好又曰如宣元間詔令及一戒諸侯王詔令皆好不知是何人做漢初時却無此議

論漢初却未曾講貫得恁地又曰匡衡說詩關雎等處甚好亦是有所師授講究得到以上語類二十八條

曹參在漢初功臣中人品儘粗疎後來却能避正堂舍蓋公治齊相漢與民休息亦非常人做得其所見似亦儘高所可惜者未聞聖人之道而止於是耳荅李伯諫

○文集

東漢

事無有自做得成者光武要小小自做家活子亦是鄧

禹先尋得許多人太宗便是房杜為尋得許多人今只要自做

古人年三十時都理會得了便受用行將去今人都如此費力只如鄧禹十三歲學於京師已識光武為非常人後來杖策謁軍門只以數言定天下大計

古之名將能立功名者皆是謹重周密乃能有成如吳漢朱然終日欽欽常如對陣須學這樣底方可如劉琨恃才傲物驕恣奢侈卒至父母妻子皆為人所屠

今人率以才自負自待以英雄以至恃氣傲物不能謹嚴以此臨事卒至於敗而已要做大功名底人越要謹密未聞粗魯闊略而能有成者

漢儒專以災異讖緯與夫風角鳥占之類為内學如徐孺子之徒多能此反以義理之學為外學且如鍾離意傳所載脩孔子廟事說夫子若會覆射者然甚怪

或問黄憲不得似顔子曰畢竟是資禀好又問若得聖人為之依歸想是煞好曰又不知他志向如何顔子

不是一箇衰善底人看他是多少聰明便敢問為邦孔子便告以四代禮樂

亂世保身之難申屠蟠事可見郭林宗彰而獲免以稱人之美而不稱惡人不惡之陳仲弓分太守謗送宦者葬其為皆如此不送其葬亦得為之詭遇

汪莘作詩史以為竇武陳蕃誅宦者不合前收鄭颯而未收曹節王甫侯覽若一時便收却四箇便了陽球誅宦者不合前誅王甫段熲而未誅曹節朱瑀若一

時便誅却四箇亦自定矣此說是

說東漢誅宦官事云欽夫所說只是翻騰好看做文字

則劇其實不曾說著當時事體到得那時節是甚麼

時節雖倉公扁鵲所不能療如天下有必死之病喫

熱藥也不得喫涼藥也不得有人下一服熱藥便道

他用藥錯了天下有必亡之勢這如何慢慢得若許

多宦者未誅更恁地保養過幾年更乖

漢時宿衛皆是子弟不似而今用軍卒以上語類九條

所疑甯武子事大槩得之但為蘧伯玉南容之愚則易而為武子之愚則難所以聖人有不可及之歎也陳蕃王允固不得為伯玉南容之愚然蕃事未成而謀已泄允功未就而志已驕則又不能為甯武子之愚矣此其所以取禍也然為蓬萌則甚易為二公則甚難又不可以彼而責此但當問其時義之如何與其所處之當否耳答廖子晦

陳太丘亦是不當權位故可以逶迤亂世而免於小人

之禍若以其道施之朝廷而無所變通則亦何望其能有益於人之國哉荅曹立之

溫公論東漢名節覺得有未盡處但知黨錮諸賢趨死不避為光武明章之烈而不知建安以後中州士大夫只知有曹氏不知有漢室却是黨錮殺戮之禍有以敺之也且以荀氏一門論之則荀淑正言於梁氏用事之日而其子爽已濡節於董卓專命之朝及其孫彧則遂為唐衡之壻曹操之臣而不知以為非矣

蓋剛大直方之氣折於凶虐之餘而漸圖所以全身就事之計故不覺其淪胥而至此耳 以上文集三條 答劉子澄○以

三國

因論三國形勢曰曹操合下便知據河北可以為取天下之資既被袁紹先說了他又不成出他下故為大言以誑之胡致堂說史臣後來代為文辭以欺後世看來只是一時無說了大言耳此著被袁紹先下了後來崎嶇萬狀尋得箇獻帝來為挾天子令諸侯之

舉此亦是第二大著若孫權據江南劉備據蜀皆非取天下之勢僅足自保耳

曹操用兵煞有那幸而不敗處却極能料如征烏桓便能料得劉表不從其後來

問先主為曹操所敗請救於吳若非孫權用周瑜以敵操亦殆矣曰孔明之請救知其不得不救孫權之救備須著救他不如此便當迎操矣此亦非好相識勢使然也及至先主得荊州權遂遣呂蒙擒關羽才到

利害所在便不相顧

劉備之敗於陸遜雖言不合輕敵亦是自不合連營七百餘里先自做了敗形是時孔明在成都督運餉後云法孝直若在不使主上有此行孔明先不知曾諫止與否今皆不可考但孔明雖正無益法孝直輕快必有術以止之

忠武侯天資高所為一出於公若其規模并寫申子之類則其學只是伯程先生云孔明有王佐之心然其

道則未盡其論極當

致道問孔明出處曰當時只有蜀先主可與有為耳如劉表劉璋之徒皆了不得曹操自是賊既不可從孫權又是兩間底人只有先主名分正故只得從之

諸葛亮之事其於荊蜀亦合取當日草廬亦是商量準擬在此但此時不當倖地若是倖地取時全不成舉措如二人視魏而不伐自合當取兼在是時捨此無以為資若能聲其罪用兵而取之却正但當時劉焉

父子亦得人情恐亦未易取伯豐問聖人處此合如何曰亦須别有箇道理若似如此寧可事不成只爲後世事欲茍成功欲茍就便有許多事亮大綱却好只爲如此便有班駁處

諸葛孔明天資甚美氣象弘大但所學不盡純正故亦不能盡善取劉璋一事或以爲先主之謀未必是孔明之意然在當時多有不可盡曉處如先主東征之類不見孔明一語議論後來壞事却追恨法孝直若

在則能制主上東行孔明得君如此猶有不能盡言者乎先主不忍取荆州不得已而為劉璋之圖若取荆州雖不為當然劉表之後君弱勢孤必為他人所取較之取劉璋不若得荆州之為愈也學者皆知曹氏為漢賊而不知孫權之為漢賊也若孫權有意興復漢室自當與先主恊力并謀同正曹氏之罪如何先主才整頓得起時便與壞倒如襲取關羽之類是也權自是與操同是竊據漢土之人若先主事成必

滅曹氏且復滅吳矣權之姦謀蓋不可掩平時所與先主交通者姑為自全計耳或曰孔明與先主俱留益州獨令關羽在外遂為陸遜所襲當時只先主在內孔明在外如何曰正當經理東向宛洛孔明如何可出此特關羽恃才疎鹵自取其敗據當時處置如此若無意外齟齬曹氏不足平兩路進兵何可當也此亦漢室不可復興天命不可再續而已深可惜哉

看史策自有該載不盡處如後人多說武侯不過子午

谷路往往那時節必有重兵守這處不可過今只見子午谷易過而武侯自不過史只載魏延之計以為夏侯楙是曹操壻怯而無謀守長安甚不足畏這般所在只是該載不盡亮以為此危計不如安從坦道又揚聲由斜谷又使人據箕谷此可見未易過

用之問諸葛武侯不死與司馬仲達相持終如何曰少閒只管算來算去看那箇錯了便輸輸贏處也不在多只是爭些子季通云看諸葛亮不解輸曰若諸葛

亮輸時輸得少司馬懿輸時便狼狽

諸葛亮臨陣對敵意思安閑如不欲戰而苻堅踴躍不

寐而行師此其敗不待至淝水而決矣

先生說八陣圖法人傑因云尋常人說戰陣事多用變

詐恐王者之師不如此曰王者勢饗大自不須用變

詐譬如孟賁與童子相搏自然勝他孟賁不得且如

諸葛武侯七縱七擒事令孟獲觀其營壘分明教你

看見只是不可犯若用變詐已是其力不敵須假些

意智勝之又今之戰者只靠前列後面人更著力不得前列勝則勝前列敗則敗如八陣之法每軍皆有用處天衡地軸龍飛虎翼蛇鳥風雲之類各為一陣有專於戰鬬者有專於衝突者又有纏繞之者然未知如何用之

八陣圖敵國若有一二萬人自家止有兩三千人雖有法何所用之蔡云勢不敵則不與鬬先生笑曰只辦著走便了蔡云這是箇道理譬如一箇十分雄壯底

人與一箇四五分底人鬬打雄壯底只有力四五分底却識相打法對副雄壯底便不費力只指點將去這見得八陣之法有以寡敵衆之理

問武侯寧靜致遠之説曰靜便養得根本深固自可致遠

孔明治蜀不曽立史官陳壽檢拾而為蜀志故甚畧孔明極是子細者亦恐是當時經理王業之急有不暇及此

羊陸相遺問只是敵國相傾之謀欲以氣相勝非是好意思如漢文脩尉佗祖墓及石勒脩祖逖母墓事皆相近以上語類十六條

所論昭烈知有權而不知有正愚意則以為先主見幾不明經權俱失當劉琮迎降之際不能取荆州烏在其知權耶至於狼狽失據乃不得已而出於盜竊之計善用權者正不如此若聲罪致討以義取之乃是用權之善蓋權不離正正自有權二者初非二物也

子房用智之過有微近譎處其小者如躡足之類其大則扶漢以為韓而終身不以語人也若武侯則名義俱正無所隱匿其為漢復讐之志如青天白日人人得而知之有補於天下後世非子房比也葢為武侯之所為則難而子房投閒乘隙得為即為故其就之為易耳頃見李先生亦言孔明不若子房之從容而子房不若武侯之正大也不審尊意以為何如　答魏元履

義利之大分武侯知之有非他人所及者亦其天資有過人處若其細微之間則不能無未察處豈其學有未足故耶觀其讀書之時他人務為精熟而已則獨觀大旨此其大者固非人所及而不務精熟亦豈得無欠闕耶若極言之則以孟子顏子亦未免有如此處故横渠先生云孟子之於聖人猶是粗者答或人

示諭孔明事以為天民之未粹者此論甚當然以為略數千户而歸不肯徒還乃常人之態而孔明於此亦

未能免俗者則其竊疑之夫孔明之出祁山三郡響應既不能守而歸則魏人復取三郡必齮齕首事者墳墓矣拔衆而歸蓋所以全之非賊人諱空手之謂也近年南北交兵淮漢之間數有降附而吾力不能守敵騎復來則委而去之使忠義遺民為我死者肝腦塗地而莫之收省此則孔明之所不忍也故其言曰國家威力未舉使赤子困於豺狼之吻蓋傷此耳此見古人忠誠仁愛之心招徠懷附之略恐未必如

明者之論也　答何叔京

孔明擇婦正得醜女奉身調度人所不堪彼其正大之氣經綸之藴固已得於天資然竊意其智慮之所以日益精明威望之所以日益隆重者則寡欲養心之助與為多焉　答劉共甫

所諭孔明與管樂取其得君以行志此說恐未盡欽夫論瞻權兼將相而不能極諫以去黃皓諫而不聽又不能奉身而退以冀主之一悟兵敗身死雖能不降

僅勝於賣國者耳以其猶能如此故書子瞻嗣爵以微見善善之長以其智不足稱故不詳其事不足法也此論甚精愚所不及不知高明以為何如答何叔京○以上文集五條

晉

王儀為司馬昭軍師昭殺之雖無辜裒仕晉猶有可說而裒不仕乃過於厚者嵇康魏臣而晉殺之紹不當仕晉明矣蕩陰之忠固可取亦不相贖事讐之過自

不相掩司馬公云使無蕩陰之忠殆不免君子之譏

不知君子之譏初不可免也

王祥孝感只是誠發於此物感於彼或以為内感或以為自誠中來皆不然王祥自是王祥魚自是魚世間事雖千頭萬緒其實只一箇道理理一分殊之謂也到感通處自然首尾相應或自此發出而感於外或自外來而感於我皆一理也

晉元帝無意復中原却託言糧運不繼誅督運令史淳

于伯而還行刑者以血拭柱血為之逆流天人幽顯不隔絲豪

問晉元帝所以不能中興者其病安在曰元帝與王導元不曽有中原志收拾吴中人情惟欲宴安江沱耳

問祖逖推鋒越河所向震動使其不死當有可觀曰當是時王導已不愛其如此使戴若思輩監其軍可見如何得事成

問老子之道曹參文帝用之皆有效何故以王謝之力

量反做不成曰王導謝安又何曾得老子妙處然謝安又勝王導石林說王導只是隨波逐流底人謝安却較有建立也煞有心於中原王導自渡江來只是恁地都無取中原之意此說也是但謝安也被這清虛絆了都做不得

謝安之待桓溫本無策溫之來廢了一君幸而要討九錫要理資序未至大甚猶是半和秀才若他便做箇二十分賊如朱全忠之類更進一步安亦無如之何

苻堅之來亦無措置前輩云非晉人之善乃苻堅之不善耳然堅只不合擁衆來謝安必有以料之兼秦人國内自亂晉亦必知之故安得以鎮靜待之苻堅若不以大衆來只以輕兵時擾晉邊便坐見狼狽因問正淳曰桓温移晉祚時安能死節否曰必不能却須逃去曰逃將安往若非死節即北面事賊耳到這裏是筭底處中間更無空地因説章孝寬智略如此當楊堅篡周時尉遲迥等皆死孝寬乃獻金熨斗始

嘗疑之既不與他為異亦何必如此附結之元來到這地位便不與辯亦不免死既不能死便只得失節耳

桓温入三秦王猛來見眼中不識人却謂三秦豪傑未有至何也三秦豪傑非猛而誰可笑

時可問王猛從苻堅如何曰苻堅事自難看觀其殺苻生與東海公陽分明是特地殺了而史中歷數苻生酷惡之罪東海公之死云是太后在甚樓子上見他

門前車馬甚盛欲害苻堅故令人殺之此皆不近人情此皆是史家要出脫苻堅殺兄之罪故裝點許多此史所以難看也

問苻堅立國之勢亦堅牢治平許多年百姓愛戴何故一敗塗地更不可救曰他是掃土而來所以一敗更救不得又問他若欲滅晉遣一良將提數萬之兵以臨之有何不可何必掃境而來曰他是急要做正統恐後世以其非正統故急欲亡晉此人性也急躁初

令王猛滅燕猛曰旣委臣陛下不必親臨及猛入燕忽然堅至蓋其心又恐猛之功大故親來分其功也便是他器量小所以後來如此以上語類九條

張子房五世相韓韓亡不愛萬金之產弟死不葬為韓報讎雖博浪之謀不遂橫陽之命不延然卒藉漢滅秦誅項以攄其憤然後棄人閒事導引辟穀託意寓言將與古之形解銷化者相期於八紘九垓之外使千載之下聞其風者想像歎息不知其心胷面目為

何如人其志可謂壯哉陶元亮自以曾世宰輔子孫恥復屈身後代自劉裕簒奪勢成遂不肯仕雖其功名事業不可槩見而其高情逸想播於聲詩者後世能言之士皆自以為莫能及也葢古之君子其於天命民彛君臣父子大倫大法之所在惓惓如此是以大者既立而後節槩之高語言之妙乃有可得而言者如其不然則紀逡唐林之節非不苦王維儲光羲之詩非不脩然清遠也然一失身於新莽禄山之朝

則其平生之所辛勤而僅得以傳世者適足為後人嗤笑之資耳向薌林文集後序○文集

唐

漢高祖私意分數少唐太宗一切假仁借義以行其私

漢高祖取天下却正當為他直截恁地做去無許多委曲唐初隋大亂如此高祖太宗因羣盜之起直截如此做去只是誅獨夫為他心中打不過又立恭帝假援回護委曲如此亦何必爾所以不及漢之創業也

唐太宗以晉陽宫人侍高祖是致其父於必死之地便無君臣父子夫婦之義漢高祖亦自粗疎惟光武差細密却曽讀書來

太宗奏建成元吉高祖云明當鞫問汝宜早參及次早建成入朝兄弟相遇遂相殺尉遲敬德著甲持刀見高祖高祖在一處泛舟程可久謂既許明早理會又却去泛舟此處有闕文或為隱諱先生曰此定是添入此一段與前後無情理太宗决不曽奏既奏了高

祖見三兒要相殺如何尚去泛舟此定是加建成元吉之罪處又謂太宗先奏了不是前不說

太宗殺建成元吉比周公誅管蔡如何比得太宗無周公之心只是顧身然當時亦不合為官屬所廹兼太宗亦自心不穩溫公此處亦看不破乃云待其先發而應之亦只便是鄭伯克段於鄢須是有周公之心則可問曰范太史云是高祖處得不是曰今論太宗且責太宗論高祖又自責高祖不成只責高祖太宗

全無可責又問不知太宗當時要處得是合如何曰為太宗孝友從來無了却只要來此一事上使亦如何使得先生又曰高祖不數日軍國事便付與太宗亦只是不得已唐世内禪者三如肅宗分明不是只如睿宗之於玄宗亦只為其誅韋氏有功了事亦不得已耳

又論太宗事云太宗功高天下所係屬亦自無安頓處只高祖不善處置了又建成乃欲立功蓋之如玄宗

誅韋氏有功睿宗欲立宋王成器宋王成器便理會得事堅不受

因及王魏事問論後世人不當盡繩以古人禮法畢竟高祖不當立建成曰建成旣如此王魏何故不見得又何故不知太宗如此便須莫事建成亦只是望僥倖問二人如此機敏何故不見得曰王魏亦只是直

三代而下以義為之只有一箇諸葛孔明若魏鄭公全只是利李密起有一道士說密即東都縛煬帝獨夫

天下必應揚謂密不足道漢唐之興皆是為利須是有湯武之心始做得太宗亦只是為利亦做不得先生曰漢高祖見始皇出謂丈夫當如此耳項羽謂彼可取而代也其利心一也

郭汾陽功名愈大而心愈小意思好易傳及諸葛及郭汾陽

問胡氏管見斷武后於高宗非有婦道合稱高祖太宗之命數其九罪廢為庶人而賜之死竊恐立其子而殺其母未為穩否曰這般處便是難理會處在唐室

言之則武后當殺在中宗言之乃其子也宰相大臣
今日殺其母明日何以相見問南軒欲別立宗室如
何曰以後來言之則中宗不了以當時言之中宗亦
未有可廢之事天下之心皆矚望中宗高宗又別無
子不立中宗又恐失天下之望此最是難處不知孟
子當此時作如何處今生在數百年之後只據史傳
所載不見得當時事情亦難如此斷定須身在當時
親看那時節及事情如何若人心在中宗只得立中

宗若人心不在中宗方別立宗寔是時承乾亦有子在若卒然妄舉失人心做不行又事多看道理未須便將此樣難處來閑斷了須要通其他更有好理會處多且看別處事事通透後此樣處亦易

李白見永王璘反便從臾之文人之没頭腦乃爾後來流夜郎是被人捉著罪過了剗地作詩自辯被迫脅李白詩中說王說伯當時人必謂其果有智略不知其犇蕩立見踈脫

史以陸宣公比賈誼誼才高似宣公宣公諳練多學更純粹大抵漢去戰國近故人才多是不粹

陸宣公奏議極好看這人極會議論事理委曲說盡更無滲漏雖至小底事被他處置得亦無不盡如後面所說二稅之弊極佳人言陸宣公口說不出只是寫得出今觀奏議中多云今日早面奉聖旨云云臣退而思之云云疑或然也問陸宣公比諸葛武侯如何曰武侯氣象較大恐宣公不及武侯當面便說得如

說孫權一段雖辯士不及其細密處不知比宣公如何只是武侯也密如橋梁道路井竈圊溷無不脩繕市無醉人更是密只是武侯密得來嚴其氣象剛大嚴毅

說者謂陽城居諫職與屠沽出没果然則豈能使其君聽其言哉若楊綰用而大臣損音樂減騶御則人豈可不有以養素自重耶

退之云凡此蔡功惟斷乃成今須要知他斷得是與不

是古今煞有以斷而敗者如唐德宗非不斷却生出事來要之只是任私意兼剛愎不明理不納人言惟憲宗知蔡之不可不討知裴度之不可不任若使他理自不明胷中無所見則何以知裴公之可任若只就斷字上看而遺其左右前後殊不濟事

或問維州事温公以德裕所言為利僧孺所言為義如何曰德裕所言雖以利害言然意却全在為國僧孺所言雖義然意却全濟其己私且德裕既受其降矣

雖義有未安也須别做置處乃縛送悉怛謀使之恣其殺戮果何為也

牛僧孺何縁去結得箇杜牧之後為渠作墓志今通鑑所載維州等有些事好底皆是

問聞之陳先生說唐初好處也是將三省推出在外這却從魏晉時自有裏面一項唐初却盡屬之外要成一體如唐經禍變後便都有諸王出來克復如肅宗事及代宗後來雖是郭子儀也有箇主出來曰三省

在外怕自隋時已如此只唐時併屬之宰相諸王克復代宗事只是郭子儀怕別無諸王唐官看他六典將前代許多官一齊盡置得徧官如何不冗今只看漢初時官如何到得元成閒如何又看東漢初如何到東漢末時如何到三國魏晉以後如何只管添只

管雜

唐六典載唐官制甚詳古禮自秦漢已失北周宇文泰及蘇綽有意復古官制頗詳盡如租庸調府兵之類

皆是蘇綽之制唐遂因之唐之東宫官甚詳其以前

上封事亦言欲復太子官屬如唐之舊

唐祖庸調大抵改新法度是世界一齊更新之初方做

得如漢衰魏代只是漢舊物事晉代魏亦只用這箇

以至六朝相代亦是遞相祖述弊法卒亦變更不得

直到得元魏北齊後周居中原時中原生靈死於兵

寇幾盡所以宇文泰蘇綽出來便做得祖庸調故隋

唐因之

因論唐府兵之制曰永嘉諸公以為兵農之分反自唐府兵始却是如此蓋府兵家出一人以戰以戍并分番入衛則此一人便不復為農矣

唐口分是八分世業是二分有口則有口分有家則有世業古人想亦是此樣以上語類二十條

顔公剛毅忠烈得之天資與其學之不純而諂道佞佛自不相掩有志於道者師其所當師而戒其所可戒可也跋程沙隨帖○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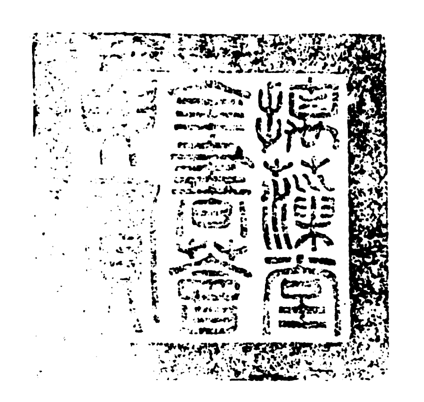
五代

後唐莊宗善音律好寵伶優其卒也得鷹坊人善友歛樂器而焚之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豈欺我哉

周世宗天資高於人才中尋得箇王朴來用不數年間做了許多事業且如禮樂律歷等事想他見都會得故能用其說成其事如本朝太祖直是明達故當時創法立度其節拍一一都是蓋緣都曉得許多道理故也

周世宗規模雖大然性迫無甚寬大氣象做好事亦做
教顯顯地都無些含洪之意亦是數短而然
晉悼公幼年聰慧似周世宗只是世宗却得太祖接續
他做將去雖不是一家人以公天下言之畢竟是得
人接續所做許多規模不枉却且如周武帝一時也
自做得好只是後嗣便如此弱了後來雖得一箇隋
文帝終是甚不濟事以上語類四條

御纂朱子全書卷六十一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崇本
謄録監生臣浦　煟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卷六十二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御纂朱子全書卷六十二

歷代二

宋

太祖受命盡除五代弊法用能易亂為治曰不然只是去其甚者其他法令條目多仍其舊大凡做事底人多是先其大綱其他節目可因則因此方是英雄手段如王介甫大綱都不曾理會却纎悉於細微

之間所以弊也以下事實

秀才好立虛論事朝廷纔做一事鬨鬨地鬨過了事又只休且如黄河事合即其處看其勢如何朝夕只在朝廷上鬨河東決西決凡作一事皆然太祖當時亦無秀才全無許多閒說只是今日何處看修器械明日何處看習水戰又明日何處教閱日日著實做故事成

才卿問秦漢以下無一人知講學明理所以無善治曰

然因汎論歷代以及本朝太宗真宗之朝可以有為而不為太宗每日看太平廣記數卷若能推此心去講學那裏得來不過寫字作詩君臣之間以此度日而已真宗東封西祀縻費巨萬計不曾做得一事仁宗有意於為治不肯安於小成要做極治之事只是資質慈仁却不甚通曉用人驟進驟退終不曾做得一事然百姓戴之如父母契丹初陵中國後來却服仁宗之德也是慈仁之效緣他至誠惻怛故能動人

如此

亞夫問濮議曰歐公說不是韓公曾公亮和之溫公王珪議是范鎮呂誨范純仁呂大防皆彈歐公但溫公又於濮王一邊禮數太薄須於中自有斟酌可也歐公之說斷不可且如今有為人後者一日所後之父與所生之父相對坐其子來喚所後父為父終不成又喚所生父為父這自是道理不可試坐仁宗於此亦坐濮王於此使英宗過焉終不成都喚兩人為父

只緣衆人道是死後為鬼神不可考胡亂呼都不妨都不思道理不可如此先時仁宗有詔云朕皇兄濮安懿王之子猶朕之子也此甚分明當時只以此為據足矣

濮議之爭結殺在王陶擊韓公蔣之奇論歐公伊川代彭中丞奏議似亦未為允當其後無收殺只以濮國主其祀可見天理自然不由人安排

神宗鋭意為治用人便一向傾信他初用富鄭公甚傾

信及論兵鄭公曰願陛下二十年不可道著用兵二
字神宗只要做鄭公只要不做說不合後來傾信王
介甫終是坐此病只管好用兵用得又不著費了無
限財穀殺了無限人殘民蠹物之政皆從此起西番
小小擾邊只是打一陣退便了却去深入侵他疆界
才奪得鄯州等空城便奏捷朝廷不奮便命官發兵
去守依舊只是空城城外皆是番人及不能得歸朝
廷又發兵去迎歸多少費力熙河之敗喪兵十萬神

宗臨朝大慟自得疾而終後來蔡京用事又以為不可棄用兵復不利又事幽燕此亦自神宗啓之遂至中朝傾覆反思鄭公之言豈不為天下至論

神宗極聰明於天下事無不通曉真不世出之主只是頭頭做得不中節拍如王介甫為相亦是不世出之資只緣學術不正當遂悞天下使神宗得一真儒而用之那裏得來此亦氣數使然天地生此人便有所偏了可惜可惜

問荆公得君之故曰神宗聰明絶人與羣臣説話往往領略不去才與介甫説便有於吾言無所不説底意思所以君臣相得甚懽向見何萬一之少年時所著數論其間有説云本朝自李文靖公王文正公當國以來廟論主於安静凡有建明便以生事歸之馴至後來天下弊事極多此説甚好且如仁宗朝是甚次第時節國勢却如此緩弱事多不理英宗即位已自有性氣要改作但以聖躬多病不久晏駕所以當時

諡之曰英神宗繼之性氣越緊尤欲更新之便是天下事難得恰好却又撞著介甫出來承當所以做壞得如此又曰介甫變法固有以召亂後來又却不别去整理一向放倒亦無緣治安

神宗其初要結高麗去共攻契丹高麗如何去得契丹自是大國高麗朝貢於彼如何敢去犯他

哲宗常使一舊卓子不好宣仁令換之又只如此在問之云是爹爹用底宣仁大慟知其有紹述意也又劉

摯嘗進君子小人之名欲宣仁常常諭哲宗使知之宣仁曰常與孫子說然未曾了得宣仁亦是見其如此故皆不肯放下哲宗甚銜之絡述雖是其本意亦是激於此也

嶶廟初上蔡初召上殿問對語不少然上蔡云多不誠遂退只求監局之類去

當初約女真同滅契丹既女真先滅了契丹金帛子女已為女真席卷而去遂竭府庫問女真換此空城又

以歲幣二百萬貫而為每歲空額是時帑藏空竭遂斂敷民間共科得六百餘萬貫恣為用事者侵使更無稽考又契丹相郭藥師以常勝軍來降朝廷處之河北諸路近邊塞上後又有契丹甚人來降亦有一軍名義勝軍亦處之河北諸路皆厚廩給是時中國已空竭邊上屯戍之兵餼廩久絶飢寒欲死而常勝義勝兩軍安坐而享厚禄及後來金入中國常勝義勝兩軍先往降之二軍散處中國盡知河北諸路險

要虛實去處遂為敵鄉導長驅入中原又徽宗先與
阿骨打盟誓兩邊不得受叛降中國雖得契丹空城
而無一人又遠屯戍中原之兵以守之飛芻轉餉不
勝其擾契丹敗亡餘將數數引兵來降朝廷又皆受
之盖不受又恐其為盜金人已有怨言又金中有張
瑴者知平州欲降徽宗親寫詔書以招之中間路往
又為金所得而張瑴已來降矣金人益怨又契丹亡
國之主天祚者在金中徽宗又親寫招之若歸中國

當以皇兄之禮相待天祚大喜欲歸中國又為金所得由是金人大怒云始與我盟誓如此今乃寫詔書招納我叛亡遂移檄來責問檄外又有甚檄文極所以罵詈之語今實録中皆不敢載徽宗大恐遂招引到張瑴斬其首與金人又作道理分雪天祚之事遂啟其輕侮之心每讀其書看得人頭痛更無一版有一件事做得應節拍

嘗在李先生家藥方冊子上見箇御筆其冊子是朝廷

紙做乃是當時議臣中有請變祖宗科舉之法上既
俞之矣明日耿南仲馮澥輩又論神宗法制當紹述
不可改故降御筆云昨來因議臣論奏失於不審遂
行出令得師傅大臣之言深合朕心所有前降指揮
更不施行當時只緣紹述做得如此了猶且不悟故
李伯紀煞與欽宗論說但却不合因綱罷而太學生
及軍民伏闕乞留之自後君臣遂生閒隙疑其軍民
脅己方圍閉時降空名告身千餘道令其便宜補授

其官上至節度使綱只書填了數名小使臣餘者悉
繳回而欽宗已有近日人臣擅作威福漸不可長之
語如此教人如何做事廣曰自漢唐來惟有本朝臣
下最難做事故議論勝而功名少曰議論勝亦自仁
廟後而蔓衍於熙豐若是太祖時雖有議論亦不過
說當時欲行之事耳無許多閒言語也
問吳革是時結連義兵欲奪二聖為范瓊誘殺之不知
當時若從中起能有濟否曰也做不得大勢去矣古

人云懔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豈不是如此只這裏才操縱少緩其中便有此禍可不慄慄危懼

前輩當南渡初有言都建康者人云建康非昔之建康亦不可都雖勝似坐杭州如在深窟裏然要得出近外不若都鄂渚應接得蜀中上一邊事體看來其說也是如今杭州一向偏在東南終不濟事記得岳飛初勵兵於鄂渚有旨令移鎮江陵飛大㑹諸將與謀徧問諸將皆以為可獨任士安不應飛頗怒之任曰

大將所以移鎮江陵若是時某安敢不說某為見移鎮不是所以不敢言據某看這裏已自成規模已自好了此地可以阻險而守若往江陵則失長江之利非某之所敢知飛遂與申奏乞止留軍鄂渚

岳飛嘗面奏金人欲立欽宗子來南京欲以變換南人耳目乞皇子出閤以定民心時孝宗方十餘歲高宗云卿將兵在外此事非卿所當預是時有參議姓王者在候班見飛呈劄子時手震及飛退上謂王曰飛

飛將兵在外却來干與此等事卿緣路來見他曾與甚麽人交王曰但見飛沿路學小書甚密無人得知但以此推脫了但此等事甚緊切不知上何故恁地說如飛武人能慮及此亦大故是有見識某向來在朝與君舉商量欲拈出此等事尋數件相類者一併上之將其後裔乞加些官爵以顯之未及而罷

昭慈小不快高廟問疾因話間曰有一事久欲說與官家高廟請其故曰宣仁廢立之說皆是章厚之徒撰

造中間雖嘗辨白然載在國史者尚未嘗改可令史官重議刪修以昭明聖母之德於萬世時趙忠簡當國遂薦元祐故家子弟如范如圭數人方始改得正然亦頗有偏處才是元祐事便都是熙豐時事便都不是後趙鼎張魏公繼之又欲修改動蓋魏公人不思量果何[illegible]事令史官某等發出未及改而又罷

問壽皇爲皇子本末曰本一上殿官僚當日上言舉英宗故事且謂太祖受命而子孫無爲帝王者當於太

祖之下選一人養宮中他日皇子生只添一節度使
耳繼除臺官趙忠簡遂力贊於是當時宮中亦有齟
齬故養兩人後來皆是高宗自主張未禪位前數日
忽批云宗室某可追贈秀王謚安僖先已安排了若
不然壽皇如何處置
高宗大行壽皇三年戴布幞頭著衣衫遵行古禮可謂
上正千年之失當時宰相不學三日後便服朝服雖
壽皇謙德不欲以此諭羣臣然臣子自不當如此可

謂有父子而無君臣

壽皇合下若有一人夾持定十五六年做多少事

壽皇直是有志於天下要用人嘗歎自家不如箇孫仲謀能得許多人

某嘗謂士大夫不能盡言於壽皇眞爲自負蓋壽皇儘受人言未嘗有怒色但不樂時止與人分疏辨析爾

壽皇晚來極爲和易某嘗因奏對言檢旱天語云檢放之弊惟在於後時而失實只這四字盡得其要領又

[illegible][illegible]制錢則曰間巧為名色以取之民其於天下事極為諂悉

歲旱壽皇禁中祈雨有應一日引宰執入見共父奏云此固陛下至誠感通然天人之際其近如此若他事一有不至則其應亦當如此願陛下深加聖慮則天下幸甚共父斯語頗得大臣體

上即位踰月留揆以一二事忤旨特批逐之人方服其英斷先生被名至上饒聞之有憂色曰人心易驕如

此某今方知可懼黄問曰某人專恣當逐何懼之有曰大臣進退亦當存其體貌豈宜如此又問恐是廟堂諸公難其去故以此勸上逐之曰亦不可如此何不使其徒諭之以物論俟其請去而後許之則善矣幼主新立豈可導之以輕逐大臣耶且如陳源之徒論其罪惡須是斬之乃善然人主新立復教以殺人某亦不敢如此做也

三后並配自本朝真廟始其初議者皆以歸咎於錢惟

演後既習見為常亦無復有議之者矣古人雖以子貴然庶母無係於先君之禮如左傳書僖公成風晉書簡文太后皆以係於其子而別制廟以祀之以下法制

因論今宗室與漢差別漢宗室只是天子之子封王王子封侯嫡子世襲支庶以下皆同百姓只是免其繇戍如漢光武皆是起於民間也

趙表之生做文官纔到封王封安定郡王便用換武豈文官不可封王而須武官耶又今宗正須以宗室武官為

之文官也只做得世間一樣愚人便以此等制度為百王不可易之法

冊命之禮始於漢武封三王後遂不廢古自有此禮至武帝始復之耳郊祀宗廟太子皆有玉冊皇后用金冊記不審宰相貴妃皆用竹冊凡宰相宣麻非是宣與宰相乃是揚告王庭令百官皆聽問以其人可用與否首則稱道之文後乃警戒之詞如今云於戲以下數語是也末乃云主者施行所謂施行者行冊拜之

禮也此禮唐以來皆用之至本朝宰相不敢當冊拜之禮遂具辭免三辭然後許只命書麻詞於誥以賜之便當冊文不復宣麻於庭便是書以賜宰相乃是獨宣誥命於宰相而他人不得與聞失古意矣

本朝於大臣之喪待之甚哀賀孫舉哲宗哀臨溫公事曰溫公固是如此至於當為執政已告老而死祖宗亦必為之親臨罷樂看古禮君於大夫小斂往焉大斂往焉於士既殯往焉何其誠愛之至今乃恝然這

也只是自渡江後君臣之勢方一向懸絶無相親之意故如此古之君臣所以事事做得成緣是親愛一體因說金人初起時其酋長與部落都無分别同坐同飲相為戲舞所以做得事如後來兀朮犯中國虜掠得中國士類因有教之以分等陛立制度者於是上下位勢漸隔做事漸難

本朝官制與唐大槩相似其曲折却也不同

唐初每事先經由中書省中書做定將上得旨再下中

書中書付門下或有未當則門下繳駁又上中書中書又將上得旨再下中書中書又下門下若事可行門下即下尚書省尚書省但主書塡奉行而已故中書之權獨重本朝亦最重中書蓋以造命可否進退皆由之也門下雖有繳駁依舊經由中書故中書權獨重及神宗倣唐六典三省皆依此制而事多稽滯故渡江以來執政事皆歸一獨諸司吏曹二十四曹依舊分額各屬三省吏人自分所屬而其上之綱領則不

分也舊時三省事各自由不相侵越不相關知中書自理會中書事尚書自理會尚書事門下自理會門下事如有除授則宰執同共議定當筆宰執判過中書吏人做上去再下中書中書下門下門下下尚書書行給舍繳駁猶州郡行下事須幕職官簽押如有不是得以論執中書行下門下皆用門下省官屬簽押事有未當則官屬得以執奏

舊制門下省有侍中有門下侍郎中書省有中書令中書侍郎改官制神宗除去侍中中書令只置門下中

書侍郎後併尚書左右丞門下中書侍郎四員為參政官或云始者昭文館大學士兼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富鄭公等為之後改為左右僕射則蔡京王黼首居是選及改為左右丞相則某人等為之名愈正而人愈不逮前亦何預名事曰只是實不正使名既正而實亦正豈不尤佳又曰人言王安石以正名之說馴致禍亂且正名是孔子之言如何便道王安石說得不是使其名果正豈不更佳

給事中初置時蓋欲其在內給事上差除有不當用捨有不是要在裏面整頓了不欲其宣露於外今則不然或有除授小報纔出遠近皆知了給舍方繳駁乃是給事外也這般所在都没理會

唐制某鎮節度使某州刺史觀察使此藩鎮所稱使持節某州軍州事此屬州軍所稱其屬官則云某州軍事判官某州軍事推官今尚如此若節鎮屬官則云節度推判官以自異於屬州使與州各分曹案使院有觀察判官觀察推官州院有知錄糾六曹官為六曹之長凡

兵事則屬使院民事則屬州院刑獄則屬司理院三者分屬不相侵越司法專檢法司戶專掌倉庫然司理既結獄須推判官簽押方為圓備不然則不敢結斷本朝併省州院使院為一如置衙但云知某州軍州事軍州事則使院之職也自併省三院而州郡六曹之職頗為淆亂司法司理司戶三者尚仍舊知錄管州院事專主教民今乃管倉庫獨為不得其職所以六曹官惟知錄免二日衙以其職尊故優異之此

等事史書並不載惟雜說中班駮見一二舊嘗疑州院即是司理院後閱范文正公集有云如使院州院宜併省歸一方知不然因曉州院使院之別使院今之僉廳也凡諸幕職官皆謂之當職官如唐書所云有事當罰則詔云自當職官以下以次受罰有事當賞則云當職官以下以次受賞謂自推判官而下也又曰後來蔡京改六曹官名頗得舊職為不淆亂渡江以來以其出於京也皆罷之又問長史何官曰六朝時長

史甚輕次第只是奔走長官之前有君臣之分不得坐至唐則甚重蓋皇子既遥領正大帥其羣臣出為藩鎮者則稱云副大帥某州長史韓文董晉官位可見至唐中葉而長史司馬别駕皆為貶官不事事蓋節度使既得自辟置官屬如節度觀察推判官之屬此既重則彼皆輕矣

初蔡京更定幕職推判官謂之分曹建院以為節度使觀察使在唐以治兵治財今則皆是閑稱呼初無職事而推判官猶襲節度觀察之名甚無謂又古者以

軍興故置參軍今參軍等職皆治民事而猶循用參軍之號亦無意謂故分曹建院推判等官改為司士曹事司儀曹事此類有六參軍之屬改為某院某院而盡除去節度參軍之名看來改得自是又如婦人封號有夫為秦國公而妻為魏國夫人者亦有封兩國者秦檜妻封兩國范伯達笑之曰一妻而為兩國夫人是甚義理故京皆改隨其夫號如夫封建安郡則妻封建安郡夫人夫封秦國則妻亦封秦國夫人

侯伯子男皆然看來隨其夫稱極是如淑人碩人宜人孺人之類亦京所定各隨其夫官帶之後人謂淑人碩人非婦人所宜稱看來稱碩人亦無妨惟淑人則非所宜爾但只有一節未善有夫方封某郡伯而妻已先封為某國夫人者此則與京所改者相值齟齬不可行蓋其封贈格法如此當初合併格法也與整頓過則無病矣遂使人得以咎之謂其法自相違戾亦是京不仔細乘勢粗改後人以其出於京也遂

不問是非一切反之
本朝先未有祠禄但有主管某宫某觀公事者皆大官帶之真箇是主管本宫本觀御容之屬其他多只是監當差遣雖嘗為諌議官亦有為監當者如監船塲酒務之屬自王介甫更新法慮天下士大夫議論不合欲一切彈擊罷黜又恐駭物論於是創為宫觀祠禄以待新法異議之人然亦難得惟監司郡守以上眷禮優渥者方得之自郡守以下則盡送部中與監

當差遣後來漸輕今則又輕皆可以得之矣

今羣臣以罪去者不能全其退處之節凡有辭避必再三不允直待章疏劾之遂從罷黜

因說歷代承襲之弊曰本朝鑒五代藩鎮之弊遂盡奪藩鎮之權兵也收了財也收了賞罰刑政一切收了州郡遂日就困弱靖康之禍敵騎所過莫不潰散因及熙寧變法曰亦是當苟且廢弛之餘欲振而起之但變之不得其中爾

因言本朝養兵蠹國更無人去源頭理會只管從枝葉上去添兵添將太祖初定天下將諸軍分隸州郡特寄養耳故謂之第幾指揮謂之禁軍明其為禁衛也其將校乃衙前今所謂都知兵馬使謂之教練乃其軍之將也若都監乃唐末監軍之遺制鈐轄都部署皆國初制也部署即今之總管今州鈐路鈐總管皆無職事但大閱時供職一兩日耳潭州有八指揮其制皆廢弛而飛虎一軍獨盛人皆謂辛幼安之力以

某觀之當時何不整理親軍自是可用却别創一軍又增其費又今之江上屯駐祖宗時亦無之某之意欲使更戍於州郡可以漸汰將兵然這話難説又今之兩淮荆襄義勇皆可用但人多不之思耳

兵法以能分合為變不獨一陣之間有分合天下之兵皆然今日之兵分者便不可合合者便不可分本朝舊來只郡國禁兵而已但在西北者差精鋭耳渡江後又添上御前軍却是張韓輩自起此項兵後來既

不可得而去只得如此聚屯今以不如祖宗時財賦養祖宗時所無之兵安得不窮也

問唐之人主喜用宦者監軍何也曰是他信諸將不過故用其素所親信之人後來一向疎外諸將盡用宦者本朝太宗令王繼恩平李順有功宰相擬以宣徽使賞之太宗怒切責宰相以為太重蓋宣徽亞執政也遂創宣政使處之朝臣諸將中豈無可任者須得用宦者彼既有功則爵賞不得吝矣然猶守得這些

意思恐起宦者權重之患及熙豐用兵遂皆用宦者李憲在西權任如大將馴至後來遂有童貫譚稹之禍

總領一司乃趙忠簡所置當時之意甚重蓋緣韓岳統兵權重方欲置副貳又恐啓他之疑故特置此一司以總制財賦為名却專切報發御前兵馬文字蓋欲陰察之也

運使本是愛民之官今以督辦財賦反成殘民之職提

刑本是仁民之官今以經總制錢反成不仁之具經制錢陳亨伯所創盖因方臘反童貫討之亨伯為隨軍轉運使朝廷以其權輕又重為經制使患軍用不足創為此名以收州縣之財當時大獲其利然立此制時明言軍罷而止其後遂因而不改至紹興四年韓球又創總制錢大略倣經制為之十一年經界法行民間印契多倍有所得朝廷遂以此年立額至次年則其數大虧乃令州縣添補解發自後州縣大困

朝廷亦知之議者乃請就三年中取中制以立額却不知中制者乃所添補之歳其額猶為重也因仍至今頃年得江西憲時陛對日亦嘗為孝宗言之盖此政是憲司職事又曰亨伯創經制錢時其兄弟有名某者勸止之不從乃率其子姪哭於家廟以為作俑之罪祖先將不祀矣

祖宗立法催科只是九分才破這一分便不催但破得一百貫謂之破分便住自曽丞相仲欽為戸部時便

不用這法須要催盡至今所以如此

問學究一科沿革之故曰此科即唐之明經是也進士科則試文字學究科但試墨義有才思者多去習進士科有記性者則應學究科凡試一大經者兼一小經每段舉一句令寫上下文以通不通為去取應者多是齊魯河朔間人只務熟讀和注文也記得故當時有董五經黄二傳之稱但未必曉文義正如和尚轉經相似又有司待之之禮亦不與進士等進士入

試之日主文則設案焚香垂簾講拜至學究則徹幕以防傳義其法極嚴有渴至飲硯水而黔其口者當時傳以為笑歐公亦有詩云焚香禮進士徹幕待諸生（或云徹幕乃瞋目字亦非歐詩）其取厭薄如此荆公所以惡而罷之但自此科一罷之後人多不肯去讀書

或問勑令格式如何分別曰此四字乃神宗朝定法時綱領本朝止有編勑後來乃命羣臣修定元豐中執政安燾等上所定勑令上諭燾曰設於此而逆彼之

至謂之格設於此而使彼效之謂之式禁於未然謂之令治其已然謂之勑修書者要當如此若其書完具政府總之有司守之斯無事矣神廟天資絶人觀此數語直是分别得好格如五服制度某親當某服某服當某時各有限極所謂設於此而逆彼之至之謂也式如磨勘轉官求恩澤封贈之類只依箇樣子寫去所謂設於此而使彼效之之謂也令則條令禁制其事不得為某事違者有罰之類所謂禁於未然

者勑則是已結此事依條斷遣之類所謂治其已然者格令式在前勑在後則有教之不改而後誅之底意思今但欲尊勑字以勑居前令格式在後則與不教而殺者何異殊非當時本指又問伊川云介甫言律是八分書是他見得如此何故曰律是刑統此書甚好疑是歷代所有傳襲下來至周世宗命竇儀注解過名曰刑統即律也今世却不用律只用勑令大槩勑令之法皆重於刑統刑統與古法相近故曰八

分書

今日作史左右史有起居注宰執有時政記臺官有日歷並送史館著作處參改入實録作史大抵史皆不實緊切處不敢上史亦不關報

國初人便已崇禮義尊經術欲復二帝三代已自勝如唐人但說未透在直至二程出此理始說得透以下人物

太宗朝一時人多尚文中子蓋見朝廷事不振而文中子之書頗說治道故也然不得其要范文正公雖有

欲為之志然也粗不精密失照管處多

談苑說李文靖沒口匏事極好可謂鎮浮然與不興利事皆落一偏胡不廣求有道賢德興起至治也

伯豐問寇萊公澶淵事如何曰當來他却有措處然到此只得向前不可退後也

問本朝如王沂公人品甚高晚年乃求復相何也曰便是前輩都不以此事為非所以至范文正方厲廉恥振作士氣曰如寇萊公也因天書欲復相曰固是

問王沂公云恩欲已出怨使誰當似此不可為通法否曰他只說不欲牢籠人才說使必出自我門下他亦未嘗不薦人才

某嘗說呂夷簡最是箇無能底人今人却說他有相業會處置事不知何者為相業何者善處置為相正要以進退人才為先使四夷聞知知所聳畏方其為相其才德之大者如范文正諸公既不用下而豪俊跅弛之士如石曼卿諸人亦不能用其所引援皆是半

閒不界無狀之人弄得天下之事日入於昏亂及一旦不奈元昊何遂盡挨與范文正公若非范文正公則西方之事決定弄得郎當無如之何矣今人以他為有相業深所未曉

近得周益公書論呂范解仇事曰初范公在朝大臣多忌之及為開封府又為百官圖以獻因指其遷進遲速次序曰某為超遷某為左遷如是而為公如是而為私意頗在呂相呂不樂由是落職出知饒州未幾

呂亦罷相後呂公再入元昊方犯邊乃以公經畧西事公亦樂為之用嘗奏記呂公云相公有汾陽之心之德仲淹無臨淮之才之力後歐陽公為范公神道碑有懽然相得戮力平賊之語正謂是也公之子堯夫乃以為不然遂刋去此語前書今集中亦不載疑亦堯夫所刪他如叢談所記說得更乖某謂呂公方寸隱微雖未可測然其補過之功使天下實被其賜則有不可得而掩者范公平日胸襟豁達毅然以天

下國家為已任既為呂公而出豈復更有匿怨之意況公嘗自謂平生無怨惡於一人此言尤可驗忠宣固是賢者然其規模廣狹與乃翁不能無間意謂前日既排申公今日若與之解仇前後似不相應故諱言之却不知乃翁心事政不如此歐陽公聞其刊去碑中數語甚不樂也問後來正獻亦及識范公否曰正獻通判潁州時歐陽公為守范公知青州過潁謁之因語正獻曰太博近朱者赤歐陽永叔在此宜頻

近筆硯異時同薦三人則王荊公司馬温公及正獻公也其知人如此又曰吕公所引如張方平王拱辰李淑之徒多非端士終是不樂范公張安道過失更多但以東坡父子懐其汲引之恩文字中十分説他好今人又好看蘇文所以例皆稱之介甫文字中有説他不好處人既不看看又不信

某嘗謂天生人才自足得用豈可厚誣天下以無人自是用不到耳且如一箇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時便以

天下為己任無一事不理會過一旦仁宗大用之便做出許多事業今則所謂負剛大之氣者且先一筆勾斷秤停到第四五等人氣宇厭厭布列臺諫如何得事成故某向謂姓名未出而内外已知其非天下第一流矣

或問范文正公經理西事看得多是收拾人才曰然如滕子京孫元規之徒素無行節范公皆羅致之幕下後犯法又極力救解之如劉滬張亢亦然盖此等人

是有才底做事時須要他用但要會用得他又云范公嘗立一軍為龍猛軍皆是招收前後作過黥配底人後來甚得其用時人目范公為龍猛指揮使又曰方范公起用事時軍政全無統紀從頭與他整頓一番其後却只務經理内地養威持重專行淺攻之策以為得寸則吾之寸得尺則吾之尺卒以此牽制夏人遣使請和

因言仁宗朝講書楊安國之徒一時聚得幾箇樸鈍無

能之人可笑先生曰此事緣范文正格引一時才俊之士聚在館閣如蘇子美梅聖俞之徒此輩雖有才望雖皆是君子黨然輕儇戲謔又多分流品一時許公為相張安道為御史中丞王拱辰之徒皆深惡之求去之未有策而蘇子美又杜祁公壻杜是時為相蘇為館職兼進奏院每歲院中賽神例賣故紙錢為飲燕之費蘇承例賣故紙因出己錢添助為會請館閣中諸名勝而分别流品非其侶者皆不得與會李

定願與而蘇不肯於是盡招兩軍女妓作樂爛飲作為傲歌王勝之名直柔句云歘倒太極遣帝扶周公孔子驅為奴這一隊專探伺他敗闕才聞此句拱辰即以白上仁宗大怒即令中官捕捉諸公皆已散走逃匿而上怒甚捕捉甚峻城中喧然於是韓魏公言於上曰陛下即位以來未嘗為此等事一旦遽如此驚駭物聽仁宗怒少解而館閣之士罷逐一空故時有一網打盡之語杜公亦罷相子美除名為民永不敘

復子美居湖州有詩曰不及雞竿下坐人言不得比罪人引赦免放也雖是拱辰安道輩攻之甚急然亦只這幾箇輕薄做得不是縱有時名然所為如此終亦何補於天下國家耶仁宗於是懲才士輕薄之弊這幾箇承意旨盡援引鈍樸持重之人以愚仁宗凡解經不過釋訓詁而已如楊安國彭乘之徒是也是時張安道為御史中丞助吕公以攻范

德粹以明州士人所寄書納先生因請問其書中所言

先生曰渠言漢之名節魏晉之曠蕩隋唐之辭章皆懲其獘為之不然此只是正理不明相滚將去遂成風俗後漢名節至於末年有貴己賤人之獘如皇甫規鄉人見之却問卿在鴈門食鴈美乎舉此可見積此不已其勢必至於虛浮入老莊相滚到齊梁間又不復如此只是作一般艷辭君臣賡歌褻瀆之語不以為怪隋之詞章乃起於煬帝進士科至不成科目故遂滚纏至唐至本朝然後此理復明正如人有病

今日一病明日變一病不成要將此病變作彼病某問巳前皆滚纏成風俗本朝道學之盛豈是滚纏先生曰亦有其漸自范文正以來巳有好議論如山東有孫明復徂徠有石守道湖州有胡安定到後來遂有周子程子張子出故程子平生不敢忘此數公依舊尊他若如楊劉之徒作四六駢儷之文又非此比然數人者皆天資高知尊王黜霸明義去利但只是如此便了於理未見故不得中某問安定學甚盛何

故無傳曰當時所講止此只些門人受去做官死後便已

論安定規模雖少踈然却廣大著實如孫明復春秋雖過當然占得氣象好如陳古靈文字尤好嘗過台州見一豐碑說孔子之道甚佳此亦是時世漸好故此等人出有魯一變氣象其後遂有二先生若當時稍加信重把二先生義理繼之則可以一變而乃為王氏所壞問當時如此積漸將成而壞於王氏莫亦是

有氣數曰然
安定太山徂徠廬陵諸公以來皆無今日之術數老蘇
有九分來許罪
韓魏公富鄭公皆言新法不便韓公更能論列上面不
從他也委曲作箇道理著行他底如富公更不行自
用他那法度後來遂被人言雖如此畢竟喚做是不
得今事有不便但當如韓公論列若不從也須做道
理減省了行他底大不可行則有去而已如富公直

截自用己意則不可也

論王荆公遇神宗可謂千載一時惜乎渠學術不是後來直壞到恁地問荆公初起便挾術數為後來如此曰渠初來只是要做事到後面為人所攻便無去就不覷荆公日錄無以知其本末他直是强辯邈視一世如文潞公更不敢出一語問温公所做如何曰渠亦只見荆公不是便倒一邊如東坡當初議論亦要變法後來皆改了又問神宗元豐之政又却不要荆

公曰神宗盡得荆公許多伎倆更何用他到元豐間事皆自做只是用得一等庸人備左右趨承耳又問明道横渠初見時皆許以峻用後來乃如此莫是荆公説已行故然曰正如吾友適説徐子宜上殿極褒奬然事却不行曰設使横渠明道用於當時神宗盡得其學他日還自做否曰不然使二先生得君却自君心上為之正要大家商量以此為根本君心既正他日雖欲自為亦不可又云富韓公名來只是要

去語人云入見上坐亦不定豈能做事某云韓公當
仁廟再用時與韓魏公在政府十餘年皆無所建明
不復如舊時曰此事看得極好當記取又問使范文
正公當此定不肯回曰文正却不肯回須更精密似
前日
新法之行諸公實共謀之雖明道先生不以為不是蓋
那時也是合變時節但後來人情洶洶明道始勸之
以不可做逆人情底事及王氏排衆議行之甚力而

諸公始退散道夫問新法之行雖塗人皆知其有害何故明道不以為非曰自是王氏行得來有害若使明道為之必不至恁地狼狽問若專用韓富則事體如何曰二公也只守舊專用溫公如何曰他又别是一格又問若是二程出來擔負莫須别否曰若如明道十事須還他全别方得只看他當時薦章謂其志節慷慨云云則明道豈是尋常蹈故塊然自守底人

因語荆公陸子靜云他當時不合於法度上理會語之

云法度如何不理會只是他所理會非三代法度耳

人傑云荆公保甲行於畿甸其始固咈人情元祐諸公

盡罷之却是壞其已成之法曰固是近張元徳亦有

此議論寄來因言元祐諸公大略有偏處多如此人

傑云如棄地與西夏亦未安曰當時如吕微仲自以

為不然盖吕西人知其利害其他諸公所見恨不得

納諸其懐其意待西夏倔強時只欲早巽請和耳

元祐諸賢議論大率凡事有據見定底意思盖矯熙豐

更張之失而不知其墮於因循既有箇天下兵須用練獎須用革事須用整頓如何一切不為得

問明道論元祐事須並用熙豐之黨曰明道只是欲與此數人者共變其法且誘他入脚來做問如此却是任術曰處事亦有不能免者但明道是至誠為之此數人者亦不相疑忌然須是明道方能了此後來元祐諸公治得此黨太峻亦不待其服罪温公論役法疎略悉為章子厚所駁只一向罷逐不問所論是非

却是太峻急然當時如蔡確輩留得在朝廷豈不害事

温公忠直而於事不甚通曉如爭役法七八年間直是爭此一事他只說不合令民出錢其實不知民自便之此是有甚大事却如何捨命爭

曹兄問諸先生皆以為司馬公許多年居洛只成就得一部通鑑及到入朝却做得許多不好事曰道司馬公做得未善即是道司馬公之失却不是當時哲廟

若有漢昭之明便無許多事又曰不知有聖人出來天下事如何處置因舉易云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司馬公憂國之心至垂絶猶未忘道鄉亦然竊謂到此無可柰何亦只得休矣先生曰全不念著却如釋氏之忘若二公者又似太過問夫子曳杖負手逍遥而歌却不然曰夫子猶言明王不興天下孰能宗予依舊是要做他底

司馬溫公為諫官與韓魏公不合其後作祠堂記極稱其為人豈非自見熙豐之事故也韓公真難得廣大沈深

熙豐時諸人生財治獄紛起可畏一人嘗以獄事累及呂申公申公時為樞密其人帶吏直入樞府令申公供文字之類甚無禮後元祐間例治此等人申公遂以其嘗治己之故恐人以為私報之讐遂特輕之當時人以是美之先生曰只是莫過行遣至當得這般

罪合與他行遣此處皆是病

范淳夫純粹精神短雖知尊敬程子而於講學處欠缺

如唐鑑極好讀之亦不無憾

范淳夫論治道處極善到說義理處却有未精以上語類七十

七條

范公雖不純師程氏而實尊仰取法焉其於東坡則但

以鄉黨游從之好素相親厚而立朝議論趨向畧同

至其制行之殊則迥然水火之不相入且觀其辨理

伊川之奏則其心豈盡以東坡為是哉但不能辯之於當時而發之於數年之後此則剛強不足不免乎兩徇之私者而其所重在此故卒不能勝其義理之公也答呂伯恭論淵源錄〇文集

問黄履邢恕少居大學邢固俊拔黄亦謹厚力學後來二人却如此狼狽曰他固會讀書只是自做人不好然黄却是箇白直底人只是昏愚無見識又受官職故為邢所誘壞邢則有意於為惡又濟之以才故罪

過多

劉摯梁燾諸公之死人皆疑之今其家子孫皆諱之然當時多遣使恐嚇之又州郡監司承風旨皆然諸公多因此自盡劉元城屢被人嚇令自裁劉不畏曰君命死即死自死奚為寫遺祝之類訖曰今死無難矣卒無恙劉只有過當處然此須學得他始得

問劉元城不知培植君子之黨才一小事便一向搏擊以致君子盡去而小人用矣此其過否曰過不在此

是他見識有病不知言無以知人也是他不知言且如說伊川他只見得祖宗有典故才有不合便道不是渠不知輔導少主之理當如此故伊川一向被他論列是他見識只如此又如蔡新州事被他當時自謂有定策功宣仁亦甚惡之謂須與他痛治恐後來皇帝被人惑治他不得元城亦欲因其詩以治之當時執政侍從臺諫有不欲治蔡者一切逐去盖以詩治人自不正因此以治彼罪又不是詩胡說何足道

定策謀他又不說了又無緣治得他都不消問了其本原只在開導人主心術使人主知不賞私恩不罰私怨之理則蔡何足慮元城亦不是私意只是以詩治人不當又欲絶其定策姦謀如此治之豈不使人主益疑後蔡死其家果訴寃謂蔡有定策功諸人忌之遂起大禍後治元祐諸公皆為蔡報怨也

問元城了翁之剛孰為得中曰元城得中了翁後來有太過處元城只是居其位便極言無隱罪之即順受

了翁後來做得都不從容了所以元城嘗論其尊堯集所言之過而戒之曰告君行己苟已無憾而今而後可以忘言矣

了翁有濟時之才道鄉純粹才不及也使了翁得志必有可觀

先生看東都事畧文蔚問曰此文字如何曰只是說得箇影子適閒偶看陳無已傳他好處都不載問曰他好處是甚事曰他最好是不見章子厚不著趙挺之

綿禛傳欽之間其貧甚懷銀子見他欲以賙之坐間聽他議論遂不敢出銀子如此等事他都不載如黄魯直傳魯直亦自有好處亦不曾載得文蔚問魯直好在甚處曰他亦孝友

曾子固初與介甫極厚善入館後出倅會稽今集中有詩云知者尚復然悠悠誰可語必是曾諫介甫來介甫不樂故其當國不曾引用後介甫罷相子固方召入又却專一進諛詞歸美神宗更新法度得箇中書

舍人丁艱而歸不久遂亡不知更活幾年只做如何合殺子宣在後一向做出疎脫初子宣有意調停不主元祐亦不主元豐遂有建中靖國年號如豐相之陳瑩中鄒志完輩皆其所引却又被諸公時攻其短子宣不堪有斥之使去國者其弟子開有書與子宣云某人者皆時名流今置閒處蓋為是也後韓忠彦欲擠子宣遂引蔡京入來子宣知之反欲通慇懃於京忠彦方遣其子逆京則子宣之子已將父命迎之

於二十里外矣先時子宣攻京甚力至是遂不復誰何凡京有所論奏不曰京之言是則曰京之言善又不自知其疎脫載之日錄

問章蔡之姦何如曰京之姦惡又過於惇方惇之再入相也京謁之於道袖出一軸以獻惇如學校法安養院之類凡可以要結士譽買覓人情者具在惇辭曰元長可留他時自為之後京為相率皆建明時論往往歸之至諳學自嘗饅頭其中沒見識士人以手加

額曰太師留意學校如此京之當國費侈無度趙挺之繼京為相便做不行挺之固庸人後張天覺亦復無所措手足京四次入相後至盲廢始終只用不患無財患不能理財之說其原自荆公又以鹽鈔茶引成櫃進入上益喜謂近侍曰此太師送到朕添支也由是内庭賜予不用金錢雖累巨萬皆不費力鈔法之行有朝為富商暮為乞丐者矣

因論賈生治安策中深計者謂之妖言曰宣政間凡危

亡亂字皆不得用安得無後來之禍又云世間有一種却是妖言如葉夢得宇文虚中二人所為極是亂道平日持論却甚正每進言必勸人主以正心修身為先其言之辨裁雖前輩有說不及處正如鬼出來念大悲咒相似正所謂妖言也又曰此等人多是有才會說底若使有好人在上收拾將去豈不做好人只緣時節不好義理之心不足以勝其利欲之心遂由徑捷出無所不至

因論靖康執政曰徐處仁曾忤蔡京來舊做方面亦有聲後却如此錯繆孫傅略得却又好六甲神兵時節不好人材往往如此又曰張孝純守太原被圍甚急朝廷遣其子灝總師往救却徘徊不進坐視其父之危急而不卹以至城陷時節不好時首先是無了那三綱按封氏編年載此甚詳　或曰京師再被圍時張叔夜首領勤王之師以入叔夜為人亦好曰他當時亦不合領兵入城只當駐在旁近以為牽制且伸縮自如一入

城後便有許多掣肘處所以迄無成功至於匼從北

狩

昔人嘗問尹和靖世難如此孰可以當之者尹曰种師道可曰將則可矣孰可以相久之曰亦只令師道做也好一日名師道來全不能言遂不用許翰時為諫議為徽宗言當今之世豈可令閒而不用上曰种老不堪用矣卿可自見种問之如何往見之种亦不言許曰上令某問公公無以某為書生某以為今日之

兵云云要從其去而擊之意种方應謂彼云云今不可擊俟其過河擊之許為上備言其意方用之种關西人其性寡默與中朝士大夫不合一日因對淵聖曰朕已與和矣种於此全不能有所論但曰臣以甲兵之事事陛下其他非臣所與聞

論李仁甫通鑑長編曰近得周益公書亦疑其間考訂未甚精密因寄得數條來某看他書靖康間事最踈略如姚平仲刼寨則以為出於李綱之謀种師中赴

敵而死則以為迫於許翰之令不知二事俱有曲折劫寨一事決於姚平仲僥倖之舉綱實不知按綱除知密院辭免劄子云方修戰具嚴守備以俟援師乘便迫敵使進不得攻退無所掠勢窮而遁候其渡河半濟而擊勝可萬全而平仲引衆出城幾敗乃事然平仲受節制於宣撫不關白於行營二月八日夜半平仲之出种師道亦不知之時執政如耿南仲輩方極力沮在微臣實無所與綱幸其有以藉口遂合為一辭謂平仲之出綱為其謀師中之死亦非翰之故按中興遺史云河北制置副使种師中軍真定進兵解太原圍去榆次三十里金人乘閒來突師中欲取銀賞軍而輜重未到故士心離散又嘗約姚古張灝

兩軍同進二人不至師中身被數創裹創力戰又一時死之朝廷議失律兵將中軍統制官王從道朝服而斬於馬行市䏶如所書則翰不度事宜移文督戰固為有罪師中身為大將擁重兵豈有見樞府一紙書不量可否遂忽然赴敵以死此二事蓋出於孫覿所紀故多失實問覿何如人曰覿初間亦說好話夷考其行不為諸公所與遂與王及之王時雍劉觀諸人附阿耿南仲以主和議後竄嶺表尤銜諸公見李伯紀輩望風惡之洪景盧在史館時沒意思謂靖康諸臣覿

尚無恙必知其事之詳奏乞下覩具所見聞進呈秉筆之際遂因而誣其素所不樂之人如此二事是也仁甫不審多采其說遂作正文書之其他紀載有可信者反為小字以疏其下殊無統紀遂令觀者信之不疑極是害事昔王允之殺蔡邕也謂不可使佞臣執筆在幼主旁使吾黨蒙訕議允之用心固自可誅然佞臣不可執筆則是不易之論

靖康初張邦昌僭位呂舜徒為其門下侍郎當時有言

他人不足惜只舜徒可惜者胡文定記其事云舜徒雖為邦昌官却能勸邦昌收回偽赦迎太后垂簾皆其力也其人云終是難分雪文定記此只到終是難分雪處便住更無他語問只如狄梁公在武后時當時若無梁公更害事曰梁公只是薦得張東之數人他已先死如梁公為周朝相舜徒為邦昌官皆不可以訓伊川論平勃謂當以王陵為正是也如舜徒輩一生踐履適遭變故不幸有此事今人合下便如此

却不得
天下不可謂之無人才如靖康建炎間未論士大夫只如盜賊中是有多少人宗澤在東京收拾得諸路豪傑甚多力請車駕至京圖恢復只緣汪黄一力沮撓後既無糧食供應澤又死遂散而為盜非其本心自是當時不曾收拾得他致為飢寒所迫以苟旦夕之命後來諸將立功名者往往皆是此時招降底人所以成湯誥萬方有罪在予一人聖人見得意思直是

如此

宗忠簡公薨其家人方入棺未斂軍兵擧出大廳三日祭弔來哭不絶祭物滿廳無數其得軍情人心如此

問中興諸相曰張魏公才極短雖大義極分明而全不曉事扶得東邊倒了西邊知得這裏忘了那裏趙忠簡卻曉事有才好賢樂善處置得好而大義不甚分明李丞相大義分明極有才做事有終始本末昭然可曉只是中間粗不甚謹密此是他病然他綱領大

規模宏闊照管得始終本末才極大諸公皆不及只可惜太祖耳朱丞相秀水閒居錄自誇其功太過以復辟之事皆由他做不公道又問呂頤浩曰這人粗胡亂一時間得他用不足道

問魏公何故亦嘗論列李丞相曰魏公初赴南京亦主汪黄後以其人之不足主也意思都轉後居福州李公家於彼相得甚歡是時李公亦嘗薦魏公曾惹言語又問魏公論李丞相章疏中有脩怨專殺等語似

指誅宋齊愈而言何故曰宋齊愈舊曾論李公來但他那罪過亦非小小刑杖斷遣得了又曰當時議論自是一般好笑方名李丞相時顏岐之徒論列謂張邦昌金人所厚不宜疎遠李綱金人所惡不宜再用幸而高宗語極好云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所樂遂得命名不寢曰方南京建國時全無紀綱自李公入來整頓一番方畧成箇朝廷模様如僭竊及嘗受偽命之臣方行誅竄死節之臣方行旌卹然李公亦以

此去位矣又曰便是天下事難得恰好是時恰恨撞著汪黄用事二人事事無能却會專殺如置馬伸於死地陳東歐陽徹之死皆二人為之

問中興賢相皆推趙忠簡公何如曰看他做來做去亦只是王茂洪規模當時廟論大槩亦主和議使當國久未必不出於和但就和上却須有些計較如歲幣稱呼疆土之類不至一一聽命如秦㑹之樣草草地和了後來秦没意智乃以不合沮撓和議為詞貶之

却十分送箇好題目與他問趙好處如何曰意思好又孜孜汲引善類但其行事亦有不強人意處如自平江再都建康張德遠極費調䕶已自定疊了只因酈瓊叛去德遠罷相趙公再入憂虞過計遂決還都臨安之策一夜起發自是不復都金陵矣

魏公初以何右丞薦為太常簿趙忠簡為開封推官相得甚懽在圍城中朝夕論講濟時之策魏公先達力相汲引遂除司勲員外郎一向超擢反在魏公上嘗

論天下人材魏公劇談秦會之可用趙云此人得志吾輩安所措足耶魏公云且為國事計姑置吾人利害時趙公為左張公為右皆兼樞密院事忽報兀朮大舉深入朝廷震怖時劉光世將重兵屯合肥魏公親往視師因奏記曰此決非兀朮必劉豫遣其子姪麟猊來寇耳臣往在關西數與兀朮戰熟其用兵利害今觀此舉決非其人魏公遂下令督戰光世恐懼謀欲退師而南以與趙公平時有鄉曲雅故遂私有

請於趙折彦質時知樞密院事復助之請遂徑自樞府下文字令光世退師魏公聞之大怒下令曰敢有一人渡江即斬以徇光世聞之復駐軍如故此事雖謂之曲在趙公可也已而拓皐大捷敵騎遂退魏公既還絶不言前功欲以安趙公與共國事也而二公門下士互相排抵魏公之人至有作為詩賦以嘲趙公者趙公之迹不安且有論之者遂去魏公獨相乃力薦會之為樞密使及酈瓊叛於合肥吕安老死之

魏公之迹亦不安懇辭求去高宗問誰可代卿者魏公復薦趙公遂令魏公擬批召之既出會之謂必薦已就閤子語良久魏公言不及之會之色漸變未幾中使傳宣促進所擬文字魏公遂就坐作劄子封付中使會之色變愈甚魏公遂上馬去及趙公再相會之反謂之曰張德遠直恁無廉恥弄壞得淮上事如此猶不知去及主上傳宣來名相公方皇恐上馬去趙公以為然後又數數譏誚之趙公不能不信也又

如光世之罷實當於罪酈瓊叛去豈不可舉能者乃復以淮西之軍付光世弄得都戍私意初趙公極惡秦之為人不與通情及趙公為相秦為樞密使每事惟公之命是聽久而趙公安之復深信之又薦之至與之並相並相之後復不敢專唯諾而已忽一日高宗怒唐暉趙公為之分解檜察上意惡暉遂巡發一語云如唐暉㨾人才也不難得又一日趙公奏恩平郡王乃建王之弟建王乃恩平之兄建州不過一郡

之地吳乃一大都會恐弟之封不宜壓兄檜祭見高宗以慈壽意主於息平遂奏曰也不較此因此二事高宗深眷之又因力主和議趙公罷遂拜左相他言語不多只用兩句那事都了趙公不知魏公之無他為檜所排得泉州是時魏公知福州二公相見因說及曩日之事趙公方知為檜所中相與太息而已

僩因問當初高宗若必不肯和乘國勢稍振必成功曰也未知如何蓋將驕惰不堪用僩問如張韓劉岳之

徒富貴已極如何責他死了宜其不可用若論數將之才則岳飛為勝然飛亦横只是他猶欲向前厮殺先生曰便是如此有才者又有些毛病然亦上面人不能駕馭他若撞著周世宗趙太祖那裏怕他駕馭起皆是名将緣上之舉措無以服其心所謂得罪於巨室者也

問岳侯若做事何如張韓曰張韓所不及却是他識道理了又問岳侯以上者當時有誰曰次第無人

岳飛恃才不自晦郭子儀晚節保身甚閙冗然當緊要處又不然單騎見虜云云飛作副樞便直是要去做張韓知其謀便只依違然便不做亦不免其用心如此直是忠勇也

岳太尉飛本是韓魏公家佃客每見韓家子弟必拜

劉信叔是時以孤軍在順昌兀朮來代諸将皆欲走信叔曰不可我若走則金人必前拒我襲在後必無遺類若幸而得至江則諸将盡扼江上責我以擅棄歸

之罪亦必盡殺我決無可生之理不若堅守此城與金人決勝負庶幾死中可以求生也某嘗說厮殺無巧妙只是死中求生兩軍相拄一邊立得脚住不退即贏矣須是死中求生方勝也

問胡文定公與秦丞相厚善之故曰秦會之嘗為密教翟公巽時知密州薦試宏詞游定夫過密與之同飯於翟奇之後康侯問人才於定夫首以會之為對云其人類荀文若又云無事不會京城破金欲立張邦昌執政

而下無敢有異議惟會之抗疏以為不可康侯亦義其所為力言於張德遠諸公之前後會之自海上歸與聞國政康侯屬望尤切嘗有書疏往來講論國政康侯有詞掖講筵之名則會之薦也然其雅意堅不欲就是必已窺見其微隱有難處者故以老病辭後來會之做出大疎脫則康侯已謝世矣定夫之後及康侯諸子會之皆擢用之又曰此老當國却留意故家子弟往往被他牢籠出去多墜家聲獨胡明仲兄

弟却有樹立終是不歸附他嘗問和仲先世遺文因曰先公議論好但只是行不得和仲曰聞之先人所以謂之好議論政以其可以措諸行事何故却行不得荅曰公不知便是六經也有說得行不得處此是這老子由中之言看來聖賢說話他只將做一件好底物事安頓在那裏又曰此老千鬼百怪如不樂這人貶竄將去却與他通慇懃不絕一日忽招和仲飯意極拳拳比其還家則臺章已下又送白金為贐按程

子山諸公在貶所俱有啓事謝其存問者皆此類也如欲論去之人章疏多是自為以授言者做得甚好傅安道諸公往往認得如見彈洪慶善章曰此秦老筆也

秦太師與吕並相吕出甚所在秦一時換了臺諫人物吕聞之不平有客告之云其黨魁乃胡文定可逐去則秦不足慮吕如其言歸而諷臺諫論之秦爭於上遂併論秦高宗欲罷其相令人行詞當時秦所引皆是好人而立朝無過人皆不平行詞者遂求御批以

疏其罪高宗遂批與之大略云其末相時說作相數月可以致治既相皆無所建明後來秦再相數年之後却奏過以為當初無過為人所讒遂行下詞臣家索御批既得之則以納於高宗其無禮不臣如此

因話及秦丞相問當時諸公皆入金渠何以全家得還曰此甚可疑當和親時王倫自金至欲高宗屈膝中外憤怒秦老出有人牓云秦相公是細作

秦全是倚金脅太上每取旨時只是說過一日除周葵

作何官太上曰周葵為彼官未久且令在彼秦不應
下來即批勅除之政府一人云適閒上意未允秦曰
此等事只是奏過便了遂除之
秦太師專政時張扶（或云張柄）請乘副車呂愿中作秦
城王氣詩以獻檜皆受不辭呂知靜江府府有驛名
秦城忽傳言有王氣呂作詩與僚屬和之成冊以獻
此見胡邦衡所作紹興間被貶逐人事實序熊子復
欲作一書紀其事從其子借之或云非邦衡所作又

曰私科舉或云恐是愚弄天下之人指鹿為馬之意

汪聖錫云恐不如此只愚騃耳初時人以伊周譽檜末後人以舜禹譽檜檜亦受之大抵久執權柄與人結怨多才欲放下恐人害已故執守不放其初未必有邪心到後來漸漸生出皆是鄙夫患失之謀耳

其後因一僧與魏公生日秦相治之甚峻幾逮及公又治趙相之子獄未成夜忽有一燈墜獄中其上書一反字明日獄具罪當斬秦檜不悅欲加族誅文字未

上檜死先生云若族趙相家當時連逮數十人做到這裏自休不得其勢須如曹操去
秦太師死高宗告楊郡王云朕今日始免得這膝褲中帶匕首乃知高宗平日常防秦之為逆但到這田地匕首也如何使得
問秦相既死如何又却不更張復和親曰自是高宗不肯當渠死後乃用沈該万俟卨魏道弼一人又有此數人皆是當時說和親者中外既知上意未幾又下詔云

和議出於朕意故相秦檜只是賛成今檜既死聞中外頗多異論不可不戒約甚沮人心當初有一二件事皆不是如檜家既保全而專治其黨士大夫遭檜貶竄者叙復甚緩渠死得甚好若更在甚可畏當時已欲殺趙丞相之家既加以反逆則牽聯甚衆見說有三十餘家皆當坐中外寒心高宗亦甚厭惡之但無如之何問所以至於如此者何故曰伊川云人主致危亡之道非一而逸欲為甚渠當初一面安排作

太平調度以奉高宗陰奪其權又挾金勢以為重

胡邦衡尚號為有知識者一日以書與范伯達云某解得易魏公為作序解得春秋鄭億年為作序以為美事范荅書云易得魏公序甚好鄭序春秋者不知是何人得非劉豫左相乎是此人時且請去之胡舊嘗見李彌遜字似之亦一好前輩謂胡曰人生亦不解事事可稱只做得一兩節好便好胡後來喪名失節亦未必非斯言有以入之也

問陳少南詩如何曰亦間有好處然疎又為之甚輕易秦檜居温州時陳嘗為館客後入經筵因講公羊母以子貴之説為非是因論嫡妾之分是時太母還朝陳遂忤太上意安置惠州張宋卿於彼從之嶽廟梓宮歸鄭后梓宮亦歸邢后太上初聘亦隨歸及邊以訃聞太母還秦檜欲以吉服迎吳才老時為禮官獨以為不可謂須先以凶服迎梓宮歸太上幾年不見太母了不爭此二三日奉安梓宮了却以吉服迎太

母歸衆禮官聚都堂皆從秦意吳獨爭之秦曰此不是公聚訟處即以吳出之先生又云公羊之說非是只有一嫡

湯思退事秦檜最久其無狀皆親學得故所為如此之乖

史丞相好薦人極不易然却有些籠絡人意思不佳陳丞相較渾厚無這般意思又若賢否不辨者

王龜齡學也粗疎只是他天資高意思誠慤表裏如一

所至州郡上下皆風動而今難得此等人

王詹事守泉初到任會七邑宰勸酒歷告之以愛民之意出一絶云九重天子愛民深令尹宜懷惻怛心今日黄堂一杯酒使君端為庶民斟七邑宰皆為之感動其為政甚嚴而能以至誠感動人心故吏民無不畏愛去之日父老兒童攀轅者不計其數公亦為之垂淚至今泉人猶懷之如父母

汪端明少從學於焦先生汪既達時從杲老問禪憐焦

之老欲進之以禪因勸焦登徑山見杲杲舉寂然不動感而遂通焦曰和尚不可破句讀書不契而歸亦奇士也焦名援字公路南京人清脩苦節之士

汪聖錫日以親師取友多識前言往行為事故其晚年德成行尊為世名卿

問陳亮可用否曰朝廷賞罰明此等人皆可用如辛幼安亦是一帥材但方其縱恣時更無一人敢道他略不警策之及至如今一坐坐了又更不問著便如終

廢此人作帥亦有勝他人處但當明賞罰以用之耳

近世士大夫憂國忘家每言及國事輒感憤慷慨者惟於趙子直黄文叔見之耳

或言趙子直多疑先生曰諸公且言人因甚多疑魯可幾曰只是見不破爾

趙子直亦可謂忠臣然以宗社之大計言之亦有未是處不知何以見先帝

一日獨侍坐先生忽顰蹙云趙丞相謫命似出胡紘問

胡紘不知曾識他否曰舊亦識之此人頗記得文字

莆陽之政亦好但見朋友多說其很愎某曰丞相前

日之事做得都是否曰也有些不是處問所以不是

處曰公他日當自見之先生又曰一時正人皆已出

去今全無一好人在朝某曰鄭溥之當時草趙丞相

罷相詞固好以某觀之當時不做便乞出尤為奇特

曰也不必如此但是後來既還之後便出亦自好他

却不合不肯出所以可疑若說教他不做便出亦無

此典故某曰且如富鄭公繳遂國夫人之封以前亦何曾有此自富公既做後遂為例先生微笑而不答某又問丞相秉軸首名先生入經筵命下士子相慶以為太平可致忽然一日報罷莫不惶惑竊議者云先生請早晚入經筵人主將不能堪便知先生不能久在君側曰早晚入經筵非某之請是自來如此然某當時便教久在經筵恐亦無益一日雖是兩番入講筵文字分明一一解注亦只講過而已看來亦只

是文具

某小年見上一輩未說如何箇箇有氣魄敢擔當做事

而今人箇箇都恁地衰無氣魄也是氣運使然

王侍郎普之弟某經兵火其乳母抱之走為一將官所

得乳母自思為王氏乳母而失其子其罪大矣遂潛

謀歸計將此將官家兵器皆去其刃弓則斷其弦自

求一好馬抱兒以逃追兵踵至匿於麥中如此者三

四僅全兒達王家常見一僧說之僧今亦忘矣欲為

之傳末果 以上語類四十七條

諸公稱號合立一條例差等如泰山海陵徂徠濂溪明道伊川橫渠康節稱先生 如云泰山孫先生 公卿稱謚 如云王文正公 無謚稱爵 如云王荆公 無爵稱官 如云范太史 程張門人及近世前輩亦如之其無官者稱字 如云張思叔 或兼以號舉 如上蔡龜山衡麓橫浦之類 今人稱郡姓名 如東萊呂某 凡姦邪則直書姓名 如云章惇○答或人○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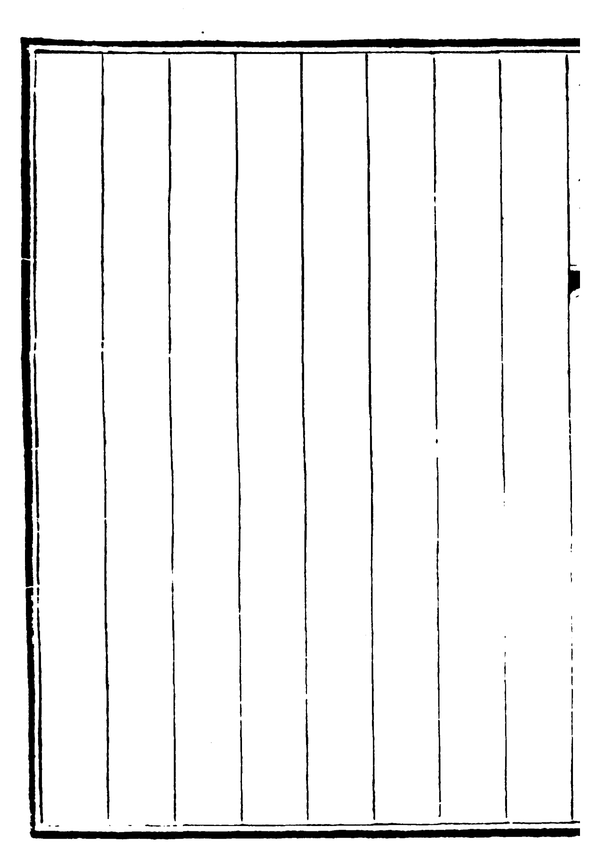
御纂朱子全書卷六十二

謹案第二頁後三行呂誨刋本誨訛晦據宋史列

傳改

第四十八頁後一行是時恰恨撞著汪黄用事刋

本恨訛限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崇本

謄録監生臣浦　焴